

雨中情

纳吉布·马哈福兹　　蒋和平 译

雨 中 情

蒋和平 译
杨孝柏 校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140号

根据埃及出版社1975年第二版翻译

雨　中　情

蒋和平　译
杨孝柏　校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75　字数121,000
1991年8月北京第1版　199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500册
ISBN 7-5039-0520-4/I·285
定价：2.60元

前　　言

1988年10月1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把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埃及著名小说家纳吉布·马哈福兹，从而使他成了获得这一荣誉的第一位阿拉伯语作家。

在作出这一宣布的同时，瑞典文学院指出："马哈福兹的作品作为一种小说的流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发展了阿拉伯语文学"，"形成了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阿拉伯叙事体艺术"，"对今天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具有唤醒人民的思想启蒙作用"。

获悉这一消息后，埃及外交部长立即郑重宣布："马哈福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意味着国际上对富有创造性的埃及文学的承认。"

是的，为了得到这种国际上的承认，埃及人民，整个阿拉伯世界，已经等待了整整半个世纪。早在1939年8月，埃及的一家文学杂志首次载文提出："埃及，是否有一天能获得诺贝尔奖？"而紧接着，这家杂志又在九月份的那一期上，以专刊的形式，全文推出了纳吉布·马哈福兹的第一部小说《命运的嘲弄》。也许，这只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但等待了半个世纪以后，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答案，阿拉伯文学终于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

授奖仪式于1988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而第二天，便是纳吉布·马哈福兹七十七岁的寿辰。

1911年12月11日，纳吉布·马哈福兹出生于开罗杰马里亚区的一个小康人家。父亲阿卜杜·阿齐兹·塞布鲁基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并怀有极大的爱国热忱。虽说纳吉布因出生后四个姐姐都已远嫁，两个哥哥也都成家并去外地工作，形成了他孤僻内向的性格，但在父亲的熏陶下，他那幼小的心灵中很早就印下了对祖国的热爱。

1919年，开罗爆发反英斗争时，他家附近的侯赛因大街上涌现出游行队伍，展现了轰轰烈烈的抗英斗争。八岁的纳吉布，在自己家里的屋顶平台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壮丽的群众斗争场面，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十年以后，当他写出著名的《三部曲》时，对这些场面作了深刻的描述。

1923年，纳吉布跟随全家迁到了阿巴斯区。在那里，他结交了许多少年朋友，了解了许多人生的苦难，为他以后创作《米达格胡同》(1947年出版)、《我们街上的年轻人》(1969年出版)、《我们街上的故事》(1975年出版）积累了许多十分有用的素材。埃及的一位评论家指出：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文学创作，是从大街小巷走向广阔世界的。

1930年，纳吉布进入埃及福阿德大学（现开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学习，同时开始在杂志上发表哲学方面的文章。自1932年至1935年，共写下有关哲学、心理学、神学、美学方面的文章四十余篇。纳吉布·马哈福兹在哲学上的修养，为他的小说开拓了更深的意境。

1934年于哲学系毕业后，纳吉布曾在哲学和文学之间作过几年徘徊。最后，终于作出抉择，投身写作，正式开始文学

生涯。在各种文学形式中，他选择了小说。因为，他认为："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有艺术家不能超越的限定范围，而小说是无法限定的。因此，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艺术形式。"

一旦作出了抉择，纳吉布·马哈福兹便把毕生的心血全部都倾注到文学的耕耘之中。不为第一部长篇小说《乡村的梦》半途夭折而感到受挫；不因创作初期受到评论界的冷落而灰心失望；甚至，也并未由于1952年完成巨著《宫间街》后出版受阻而觉得气馁。而是始终如一地埋头于笔耕之中。

他说："对我来说，艺术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既非职业，也非行当。一旦把艺术当作职业，那就会有意无意地沉溺于待价而沽。我自己惟求力所能及的耕耘，不求用汗水去换取名或利。"

就这样，自1939年发表第一部历史小说以来，在整整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他创作出了长篇、中篇及短篇小说集共五十余部。成千个人物栩栩如生地活跃在他的笔下，他的许多作品，已搬上了银幕，在阿拉伯各国和世界上流传。

其中，纳吉布·马哈福兹花了几年时间，分别以开罗的三条街命名的著名巨著《三部曲》(THE TRILOGY)于1957年获得埃及国家文学奖。这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巨著，以四十年代的埃及为历史背景，通过开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兴衰沉浮，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动荡时代的社会画面，描绘了性格各异、道路不同的芸芸众生，揭示了真理必将战胜邪恶的历史发展规律。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创作思想是多元的。因此，他的作品形成了一种阿拉伯传统文学和世界现代文学珠联璧合、浑然一体、自然清新的独特风格。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他说："文学家的一生，也许仅仅思考着一个或两个问题。而他的全部文学生涯，便是这种思考的种种反映。"又说："文学是对现实的革命，而不是简单的描述。"

纳吉布·马哈福兹是怀着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来进行创作的。他说："如果生活变得完美无缺，文学艺术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他总是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去探索和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去唤起人们向往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所以，他的作品大多具有十分深远的社会意义，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雨中情》初版于1973年，是以1967年埃以战争为背景的。1967年6月5日，埃及在战争中失利后，纳吉布·马哈福兹以洋溢的爱国热情，提笔写了许多政论文，号召人们为收复祖国的领土去进行英勇的战斗。

与此同时，纳吉布·马哈福兹以他特有的犀利目光，观察到战争期间埃及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现象。《雨中情》，便是对其中一些腐败现象的尖锐揭发。

在这里，作者所指的"雨"，便是当时纷飞的战火，枪林弹雨。而作者所指的"情"，虽然也包括以受伤的战士易卜拉欣为代表的真挚的爱情，但主要是揭露那些社会败类在前线的战士流血的情况下，依然沉迷于酒色之中，干尽种种淫荡堕落的坏事。

作者的笔锋，首先指向以摄影师身份出现的侯斯尼·希贾兹。此人利用搞摄影的方便条件，在战争年代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安乐窝"。通过向女学生放映性电影，玷污了一个个纯洁的女孩子。《雨中情》里出现的种种不同人物，几乎都和

侯斯尼·希贾兹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侯斯尼·希贾兹自己也最终认识到:"自己是这些事的核心人物。"难逃被人民唾弃的下场。

除侯斯尼·希贾兹之外，小说还揭露了电影导演利用职务污辱演员，女老板莎美蕾·瓦吉迪组织出卖色相，以至追求变态性爱等与当时全国的战争气氛大相径庭的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小说都作了有力的鞭挞。

虽说纳吉布·马哈福兹在这部小说中更多的是采用了暴露的手法，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的爱和恨。作者是要用纷飞的战火和赤裸的淫荡这两幅反差十分鲜明的画面。来唤醒人们心中的良知。原作的封面设计，便是由这样两幅画面剪接组成的。

小说的结尾，作者通过艾布·纳斯尔的口，点出了主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并不仅仅关系到这一代人。""结局的确定，将取决于人民的意志。"

杨孝柏

1989.1.于北京

一

到处都是熙熙攘攘不断涌流的人群，从中发出高高低低、各种各样的声音，汇成了一股由各种声波组成的音响。

他们俩肩并肩默默地走着。姑娘穿着一条咖啡色的短裙，乌黑的头发蓬松地披在肩上，垂在额前。小伙子身穿蓝衬衫，灰色的长裤，头发梳向右边。姑娘蜜色的双眼中，流露出探索的神色。小伙子的眼睛稍稍外凸，却恰好与他笔直的鼻子相称。当姑娘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有机可乘了，说道：

“这么挤，真让人受不了。”

姑娘微笑着轻声说：

“不过，这样非常有趣。”

他觉得，这回答就是一种委婉的挑逗。而且，也是在响应他内心的渴求。他一挥粗壮的胳膊，指了指哈伦餐厅，姑娘便毫不迟疑地同他一道朝里走去。

两人走到餐厅后面的院子里，在一个缠满常青藤的亭子下面找了个几乎没什么人的地方坐下。两人审视了一下这个地方，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小伙子觉得空气闷热、潮湿，却没说什么抱怨的话，只是要了两杯柠檬水。想说的话已经到了嘴边。但是，他暗想：还是让这些话在适当的时候用顺其自然的方式说出来吧！这样更好一些。于是说：

“大学时代像梦一般过去了。”

姑娘补充道：

“有苦也有甜。”

“只要再过几个月，我们大家就都要工作了。”

姑娘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接着问道：

“可是，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个问题，无论何时何地小伙子都一直在思考着。会变成什么样子？是战争还是和平？传闻满天飞啊！

“爱变成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吧！”

两人喝着柠檬水，竟都落泪了。小伙子问姑娘：

“你哥哥易卜拉欣有消息吗？”

“挺好的。来信不多。不过，他每个月都要从前线回来一趟。”

像是要替哥哥辩解似的，姑娘又说道：

“马尔祖格。你要不是独生子，也会像他一样应征入伍的。”

小伙子一个字也没说，两人又沉默了。小伙子又想谈他的那个问题，便笑着说：

“咱俩的约会，再也不能这么一本正经的了！”

姑娘眼中露出喜色，说：

“这么说，咱俩的约会就不是正经事！”

小伙子认真地说道：

“是指我妹妹赛妮娅跟你提的那个事儿……”

姑娘小心地问：

“据我所知，你不是有不少女朋友吗？”

小伙子愈发认真了：

“我们常在一块儿玩，只是为了消遣而已。现在，到了只有真正的爱情才能使我们满足的时候了……”

“真正的？”

“这正是我的意思，阿莉娅特。”

姑娘犹豫了一会儿，问：

“现在这种情况下你结婚，不觉得早了点？”

小伙子轻蔑地说：

“老一辈的才这么说呢！既然我们已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时间问题便不重要了！”

姑娘忧虑地问道：

“你对自己的感情能确信吗？”

小伙子爱慕地看了她一眼，说：

“我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擅于表达情感。咱俩见过多少次面了？可是，我一次也没赞美过你的美丽和博学！”

见姑娘一言不发，他又热切地问道：

“你为什么不说话？”

姑娘叹了口气，说：

“不知道。我好像有点害怕……”

小伙子温柔地说：

“说真的，我爱你，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珍爱的人。”

姑娘嫣然一笑，小声说：

“你说得更动听了……”

小伙子高兴地笑了，说：

“我还有更好听的话呢……”

姑娘承认：

“说真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也不是消极被动的。这你

明白。”

小伙子欣喜欲狂，说：

“就把我当作你的痴心郎吧！”

姑娘垂下眼帘，低声说道：

“作为一个跟你怀有同样感情的人，我也觉得很幸福……”

小伙子沉浸在喜悦和憧憬中，说：

“要是能在一个只有咱们两个人的地方来领略这种幸福，该让我多喜欢啊！”

两人大笑起来。沉默时，两人对视着。小伙子建议到一个公园里去。起身时，姑娘说：

“别忘了，爱情路上会有曲折的。”

小伙子耸了耸肩：

“我想，同世界上的坎坷比起来，这点曲折不值一提！”

二

已经是半夜了，坐落在卡马尔谢赫大街上的“快乐”咖啡馆已空无一客，只剩下跑堂的阿卜杜·白德兰大叔和擦鞋工阿什马维。阿什马维拖着虚胖的身子走到外面，蹲在咖啡馆大门旁，用他那双视力衰竭的眼睛茫然地张望着。阿卜杜大叔则坐在大门中间的椅子上，点了根烟。

过了一刻钟，一辆白色的“奔驰”轿车飞速出现在咖啡馆门前，在靠人行道不远的地方停下了。阿什马维朝汽车抬起头来，说：

“侯斯尼·希贾兹先生来了！”

阿卜杜·白德兰大叔起身迎接这位来客。侯斯尼先生身材瘦长，脑袋较大，穿着一身颇为考究的白色西服，昂首阔步地走了进来。他冲这两个人笑了笑，便找了个位置坐下。这时，阿卜杜大叔去给他拿水烟，阿什马维则蹲在他身边给他擦鞋。因为侯斯尼·希贾兹是半夜以后的唯一顾客——只要他有时间来的话。因此，在他与这两个侍从之间便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彼此总能聊到一块。

说真的，侯斯尼喜欢年已六旬的阿卜杜大叔的稳重，对他那破旧的工作服、光秃发红的圆脑袋和昏花、善意的眼神颇感兴趣。同样，他对阿什马维也很喜欢。他不知道阿什马维的年龄，估摸有七八十岁吧！那虚胖的身子，就像是地下

挖掘出来的古文物，更引人注目。在生活的斗争中，尽管身体垮了，听力和视力都衰竭了，荣誉也已丧失殆尽，但阿什马维还是熬过来了，这也使侯斯尼感动钦佩。

阿卜杜大叔对这位先生要吸的水烟侍候得特别周到，倒不仅仅为了小费，而是他明白，这位先生能不断光顾卡马尔谢赫大街上的这家“快乐”咖啡馆，秘密全在于此了。再说，卡马尔谢赫大街，也是这位先生的出生地啊！

侯斯尼先生五十岁了，可是他身上却充满了令人称奇的活力，连一根白头发都还没有呢！他似乎确实喜欢到这家下等咖啡馆来和这两个老人泡在一起，喜欢长时间地吮吸那个水烟筒。

像往常一样，话题又从前线交火开始，谈论着不久的将来和再过很久时局会怎么样，殷切地希望阿卜杜大叔的儿子易卜拉欣和其他从阿什马维的故乡德尔布·哈勒招募走的士兵都能平安无事。阿什马维孤身一人，却可以说是广大群众的一个典型。广大群众的确都在不讲条件、毫无怯意、不考虑后果、热心地投入战斗。侯斯尼自忖：群众有什么好怕的？他们除了尊严和幻想外，一无所有！又想：受苦人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阿什马维擦完鞋，阿卜杜·白德兰大叔走到侯斯尼先生身边，凑近了说：

“我女儿阿莉娅特的一个同学向她求婚了。”

这一下才在侯斯尼先生的心里引起了真正的关注，他说道：

“祝贺你啊，阿卜杜大叔。”

阿卜杜大叔满意却又不很起劲地说：

“嫁女儿是件好事，可这个新郎跟她一样，还没有工作呢！”

“这年月，事情就是这样。”

“可是，我的负担很重啊！唯一完成了学业的儿子又应征上了前线，这您是知道的。”

侯斯尼·希贾兹满有信心地说：

“你女儿受过教育，她完全明白这事。人家说新郎什么了？”

阿卜杜大叔懊恼地笑：

“一个穷光蛋。他父亲的情况和我差不多，是一个商业机关的文书。”

“应征了吗？”

“给免了。因为他父母就他这根独苗。”

阿卜杜大叔接着又说道：

“剩下的就全是女孩了。有一个是阿莉娅特的同学，也是她的好朋友。”

侯斯尼先生久久地品尝着水烟的滋味，暗忖：这个善良的侍者，也生活在幻想之中。现实会给他一个晴天霹雳的。我们的道德观念很不实在，没有扎实的基础。他对阿卜杜大叔说：

“也有一些明智的姑娘，她们情愿与有钱的中年人结婚，以求生活的安定。”

阿卜杜大叔惶然地摇了摇头，说：

“我不明白。”

“不管怎么说，您的千金不是那种姑娘。”

“愿真主与她在一起。”

侯斯尼先生掩饰住嘲笑，说：

“阿门！”

阿卜杜·白德兰大叔突然热情地说：

“阿莉娅特是个很有抱负的姑娘，做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寻找生计了。她靠翻译挣了不少钱。在大学里穿得很像样，我本来是供养不起的。”

“确实是个很有抱负的姑娘……”

“可是，她是否攒够了结婚置嫁妆的钱，哪怕是装备一间屋子呢？”

“这是个问题。”

“可她对这事却一点都不考虑。”

侯斯尼·希贾兹大笑道：“真是值得祝贺和称赞的一代新人啊！”

侯斯尼想起了自己在谢利夫大街的那套漂亮的寓所，心想：生活的真正角逐，是介于现实与幻想之间的。

阿卜杜大叔对他说：

“您从来没考虑过结婚吗？”

“从来没有。”

接着，他用食指指着阿卜杜大叔，告诫道：

“我从来没因此后悔过。”

他想起在利布尔塔吉，当一个记者随同一批电影工作者来摄影棚时，曾问过他的人生哲学。当时他张口结舌，没能答上来。

但是，自己真的没有人生哲学吗？

三

易卜拉欣·阿卜杜要在开罗度过的短短几个小时是极其宝贵的。他身穿军服，由妹妹阿莉娅特挎着胳膊，闪烁的灯光下，两人在浩瀚的人海中找路走。看得出，他跟妹妹很像，尤其是那双蜜色的眼睛。不过，他的鼻子有点扁平，嘴唇较厚，体格健壮。他一直在用感官体验一切事物，体验接连不断涌来的感情的急流。时而沉湎于这介于现实和梦幻之间的陌生的生活，时而则思索着这些梦幻和现实。

阿莉娅特问他：

"今天晚上，从战火纷飞的土地上来到喧嚣的开罗城，又有什么新的感触？"

对哥哥将回答的那套话，她每个字都记得。可是，易卜拉欣却漠然地答道：

"已经习惯了。"

"那你的满腹牢骚呢？"

依旧是漠然的口吻：

"也习惯了。"

接着，易卜拉欣微微一笑：

"连死亡本身也成了每日的惯例。"

怕哥哥又要像连珠炮似地说个没完，阿莉娅特便柔声地问他：

“你想让我们怎样生活？”

“我不想改变这个世界的秩序，只想能感觉到，自己是被朋友们当作一个为了祖国，从战火纷飞的前线归来的人那样受到欢迎的。”

阿莉娅特没有回答。易卜拉欣接着说：

“我不是指优待或欢呼，我只希望得到一点点关心和负责的态度。”

“可是，人们谈论的也都是战事啊！”

“还不够。”

犹豫了一会儿，阿莉娅特说道：

“他们也有苦衷。”

“该死的！不管怎么说……不管怎么说，死总是件现实的事……”

她按了按他的胳膊，说：

“可别让什么事儿破坏你这一小段美好的时光……”

说着，又换了一种口气：

“吃点点心，然后咱们去电影院。”

易卜拉欣并不反对，只是说：

“奇怪，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的男朋友马尔祖格？”

“你不喜欢他？”

“模样挺帅的。不过，他妹妹更秀气。”

两人站在咖啡馆前马路上的一个暗处，阿莉娅特盯着哥哥，问：

“赛妮娅？”

“是的。我想，她是你的朋友吧？”

“好朋友！她比我大一岁，在农业局工作。看起来，你喜

欢她？”

易卜拉欣肯定地说：

“非常喜欢。”

阿莉娅特笑了，问：

“一见钟情？”

易卜拉欣大笑：

“我想，我已获得她的上百次青睐了。”

“背着我，都这么热乎了？”

“重要的是……”

他不说了，阿莉娅特问：

“重要的是什么？”

“做妻子，她合适吗？”

“依你看，合适的条件是什么？”

“你知道，咱们家是个保守的家庭。”

“我承认，你头脑中有不少爸爸的思想。”

“我看重的是品德。”

她让哥哥注意，那儿有一张几乎是男女作爱的下流电影的广告，并警告道：

“小声……”

“你自己至少在道德方面是保守的。”

“谢谢你的好评。”

“现在能告诉我吗？”

阿莉娅特为难地说：

“据我了解，她是个很好的人。”

“我可不愿意担惊受怕。”

阿莉娅特大笑起来，不过又同情地说道：

“一个军人，不应该为接触到城里的事情而担惊受怕。”

灯灭了，好像死于心肌梗塞似的突然。路上一片漆黑，一个滑稽的女青年恶作剧地大声喧叫，汽车上的警报器响了。易卜拉欣的神经紧张起来，满脑子里轰响的都是那些作好准备，进入阵地的急促的命令。然而，阿莉娅特平静的声音却传到他的耳边：

“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停电。”

他平静下来，抓着妹妹的手往后退去，直至两人的脊背都靠到了咖啡馆的外墙上。他问：

“要停好长时间吗？”

“短则一分钟，长则一小时。看你的运气了！”

他的眼睛很快就适应了黑暗，又问：

“对我你有什么建议？”

“就等着电来吧。”

“我是说赛妮娅。”

阿莉娅特笑着说：

“赛妮娅！要是你爱她，就跟她结婚好了。”

“要爱倒是不难！”

阿莉娅特奚落道：

“假如我们提起你的往事，又该如何处置呢？”

“男人跟女人不一样。”

阿莉娅特生气地用脚跺了跺地，不过什么也没说。易卜拉欣又说：

“你不想给我一个决定性的意见？”

阿莉娅特忿忿地说：

“我说过了，她很好！要是你爱她，就跟她结婚好了！”

“明天早晨我去见她……”

阿莉娅特笑着问道：

“最高明的计谋，在光天化日下都可以策划，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熄灯呢?!”

四

天气并不很热，可是阳光却很灼人。阳光下，阿斯马克公园里几乎是空荡荡的。他们是这儿的第一对来客。两人漫无目的地走着。易卜拉欣暗想：就像亚当和夏娃——未吃禁果的亚当和夏娃一样。这么一想，便不自觉地笑了。赛妮娅看见他笑，便羞涩地问：

“有什么好笑的？”

易卜拉欣怔了一下，说：

“因为我很幸福。”

冲着阳光，他摊开两个手掌，说：

“那个假山的山洞下有个座儿。”

两人朝假山走去，喷过水的湿润的芳草散发出的清新香气扑鼻而来。她个头中等偏矮，所以，那栗色的头顶还没超过小伙子的肩膀。不过，她长得匀称，有一双清澈、碧绿的眼睛。两人挨着，在用枣椰树干做成的长凳上坐下。易卜拉欣说：

“你能来，真是莫大的恩情。”

赛妮娅简单地答道：

“咱们又不是生人，都是自己人嘛！”

山洞里，跟所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一样，暗暗的，不时有湿润的凉风穿过。两人眉目传情，胜似千言万语。因此，

这么坐着一点也不觉得冷清。易卜拉欣注意到，姑娘正充满好奇地盯着他的军服。便问道：

“你家里没人当过兵？”

赛妮娅摇了摇头。易卜拉欣于是说：

“好像我们会永远活下去似的，穿着这身军装也不妨碍我们去考虑将来。”

赛妮娅甜蜜、热情地说：

“寿限只掌握在真主一人手里。”

易卜拉欣满意地笑了，表示同意。他暗忖：不先谈谈，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是不行的。同时，谈的日子又不能拖得太长。虽然，见面的机会是有的，但下次见面得等到整整一个月以后呢！或许，赛妮娅也正想着同一个问题，但是，她却摆脱掉那些心思，说：

“战地生活一定很艰苦吧！”

这种话，在家庭以外的地方是听不到的。易卜拉欣听后很感激，说：

“比你想象的要艰苦得多！”

“你们怎么受得了呢？”

易卜拉欣诚实地说：

“我已开始相信，人在地狱中也是能生活并终会习惯的。”

接着，他出神地看着赛妮娅，说：

“这并不妨碍我们去追求欢乐和幸福。”

赛妮娅笑了，褐色的脸上一片绯红，显得十分幸福。易卜拉欣暗暗对自己说：

“她不是小姑娘，也不是演员，而是一个个性很强的

人。”

赛妮娅又问：

“你看，仗还会再打吗？”

易卜拉欣好像没听见她的问话，说：

“我知道你还没有订婚。”

“这么说，你对我已经进行过一番调查了？”

“咱俩有个共同的朋友，阿莉娅特啊！”

“你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与你无关的事情呢？”

“见我喜欢你，我妹妹表示祝福。”

“真的？”

易卜拉欣意味深长地说：

“她祝我幸福，顺利。”

一阵沉默，充满了惬意。易卜拉欣想，自己已越过了一条重要的防线，成功地过了一关。他不愿再白白地失去每一分钟宝贵的时间了。赛妮娅想逃避他的眼神，便问：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仗还会再打吗？”

易卜拉欣欢天喜地地说：

“我已经说了许多确定无疑的事情。比如说，我喜欢你！”

“可是，你对我什么也不了解……”

“我已经心领神会了。”

赛妮娅嘟囔了些什么，易卜拉欣没听见，便问道：

“你说什么？你还什么都没说呢！”

赛妮娅简单、坦率、毫不迟疑地说：

“我很幸福。”

易卜拉欣眼中显出感激不尽的神情，热情地把赛妮娅的

手握在自己的两手之中，说：

“下一次，我们将作出一个果断的决定。不管怎么说，在那之前，我们的生活也将丰富多采、焕然一新的。”

“愿真主保佑你的一切。”

易卜拉欣兴奋地说：

“我已经获得了另一颗心，会多少惦念着我们的。”

赛妮娅在考虑他这是什么意思。易卜拉欣知道她在想些什么，于是说：

“我好像觉得，除了我们的亲人外，谁也不想着我们这些战士呢！”

赛妮娅窘住了，抱歉似地说：

“这场战争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新的经历，这是事实，可是，应该怎样对待呢？侯斯尼先生认为，这是个有预谋的策略……”

“侯斯尼先生是谁？”

赛妮娅的心一跳，集中了注意力。不过，她很快说道：

“是局里我们科的一个高级职员。”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是说，头头们只是在战火临头时才会动员人民去备战。”

“说真的，这话我可不懂。”

“我也不懂，没有人会说懂他说的话。仗还会再打吗？”

“在前线，我们相信还会再打的。”

“在这里，我们几乎都不相信！”

“你们是怎么看的？”

“众说纷纭。你可以听听嘛！”

易卜拉欣大笑，说：

“你们是想哪天会在报纸的新闻里看到胜利的消息吧！”

赛妮娅也笑了。这一笑，使他们摆脱了不安，又一心想着自己在这山洞里的约会。两人长久地对视着，充满了歉意和柔情……

五

侯斯尼·希贾兹从三用沙发上站起来，巨人似的高高的身躯走到了客厅中间。在自己的寓所，他得到了完全的休息，觉得拥有了一切。沙发和凳子既可以坐，也可以躺。角落里，鲜艳夺目的室内装饰中，放着一些消遣的东西。木架上摆着许多日本和罕·海里勒①的艺术品。他从心底里感到，这些东西密切了自己和外界的关系，能使他消灾避难。他去酒柜斟满了两杯亲手熟练调配而成的鸡尾酒，回到客厅中间。在安乐椅的扶手上挨着赛妮娅的胳膊放了一杯，自己却站着，晃了晃杯子，说：

"祝你健康！"

干了这一杯，又说：

"这个房间，总能看到情人离别，已经不新鲜了！"

赛妮娅说：

"在生活和爱情上，你都是个慷慨的人。"

侯斯尼装着很关心的样子，说：

"你很走运。我最近又搞到一部好片子，能放一刻多钟呢！"

赛妮娅笑了笑，只是并不热心。她想起自己第一次看这

---

① 开罗一家有名的工艺美术品市场。

种片子时，看到片中的第一个那种镜头时曾尖叫了一声。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她在大学里学习，或许，还是个中学生。那次的突然袭击曾使她极其激动、害怕。只听侯斯尼遗憾地说：

“阿莉娅特走了，真是个重大的损失啊！”

“她订婚了，正准备结婚。你说还能怎么着？”

侯斯尼戏谑地说：

“在结婚前，再痛痛快快地玩一玩也不错嘛！”

赛妮娅碧蓝的眼睛盯着他，话里有话地说：

“一想到结婚，会使女人完全变样的！”

“可那么多结过婚的女人……”

赛妮娅打断他的话：

“这是另一个问题！”

而后，又笑道：

“你就连一天、甚至半天也不能让爱情变得受人尊重？”

“我曾试图说服她……”

“她对你真的那么重要？”

“相好久了，我总是恋恋不舍的……”

这回是赛妮娅在嘲笑了：

“我老是觉得，在谢利夫大街上过往的女人，不是正要来你的这套房间，就是从这儿出去的。”

侯斯尼哈哈大笑道：

“谁心里在嘲笑这套房子，谁就是个忘恩负义的女人！”

“你也看见了，我是恭恭敬敬地来跟这房子告别的。”

侯斯尼笑着说：

“连你也要走了，赛妮娅！”

赛妮娅愉快地说：

“该轮到我了，我的凯撒大帝！”

“那小伙子的父亲跟我谈过，说他是个军人，对吗？”

“没错。”

“从你脸上看来，你很满意罗！”

“他是个很温和、很迷人的小伙子。”

“这么说，你已经决定要跟你的朋友阿莉娅特一样，飞出这老窝了？”

“我爱的是愿意跟我结婚的男人。”

侯斯尼暗自说，女人是智慧的象征，是唯一值得崇拜的生灵。可是，嘴上却还是跟赛妮娅打趣道：

“这么说，是有利可图？”

赛妮娅赶忙热切地说：

“我已经爱上他了，相信我。”

“我信。只是，你一走，我会非常遗憾的。”

“这屋子永远不会寂寞的。”

“这儿不过是一个让人家走走过场的地方。”

“这话，对任何地方都是适合的。”

侯斯尼又回到三用沙发上坐下，眼睛闭了一会儿，说：

“最近，我随一个摄影师代表团去了前线，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塞得港拍了几张照片。你以前见过杳无人迹的城市吗？”

“没有。”

“就像一场噩梦！”

“战争前，我去过塞得港呆了一天。”

“我可是在那儿呆了整整三个星期。续拍那部几年前就开机的《巴勒斯坦姑娘》。像别的城市那样，塞得港也有生活和休息。但是，只要有船来到，那城市就会在夜里任何时刻醒

来，全力以赴，迅速地创造出生机。这时，到处活跃起来，灯光四射，热情上升。晚上，从港口的各个地方都可以听到极富魅力的民间歌曲……”

“那你还说它几乎没有人烟？”

“它不像其它城市，没受到什么损失。”

赛妮娅沉默片刻，自语道：

“你看，还会再打仗吗？”

侯斯尼摇摇头，说：

“最近是不可能的了，谁也不会鼓动我们去打了。不过，‘六月战争’失败以后，坚守阵地已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军人总是想打仗吧……”

“这是理所当然的，老百姓也一样。至于我们，就不知道该想什么好了。”

长叹一声，又说：

“啊，我亲爱的祖国！”

赛妮娅痛苦地说：

“我们对什么都是不知好歹的。”

“你们是革命的儿女，应该把个人的问题放在革命中去解决嘛！”

然后，口气一变，问道：

“再来一杯吗？”

赛妮娅摇头拒绝了。侯斯尼说：

“我跟你说了，我找了一部好片子！”

赛妮娅笑着问：

“还记得《神父与卖面包的女人》这部片子吗？”

“这片子可是讲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事。后来，又有一个陌生的男人插了进来。”

赛妮娅问：

“你为什么不在时机还没错过的时候结婚呢？”

“亲爱的，时机已经错过了。”

“合适的妻子总会有的。”

“说点高兴的吧！要么，你就别说。”

赛妮娅鼓起勇气问：

“你看得起自己这种生活吗？”

“我还没考虑过要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评价。”

赛妮娅懊丧地说：

“为了买一些虽说是很必要的用品，我委身于你了，有时想想也很痛苦。”

“别难过。这个社会，就是建立在相互交换的基础上的。”

赛妮娅用小巧的脚跺了一下地板，问：

“咱们什么时候看你那部新片子？”

六

“快乐”咖啡馆里一片寂静，只有水烟筒发出时断时续的“咕咕”声。阿什马维在门口吃晚饭——大饼和油炸素丸子，阿卜杜·白德兰则坐在侯斯尼·希贾兹身边，准备说话或提供服务。

侯斯尼·希贾兹心里想，像阿卜杜·白德兰这样的男人，是如何承担起一个大家庭的沉重的生活负担的？即使吃的是干面包，穿的是坎图市场上的旧衣服，住的是地下室，他那有限的钱又是如何做到收支平衡的？虽说如此，他的孩子却都上了学。有两个——易卜拉欣和阿莉娅特已念完大学。这个悄悄地发生在信徒身上的奇迹是什么样子？

侯斯尼想，自己一夜花的钱，够一户人家活几个月的了。即使这样，他还是有牢骚。如果有两个月没能拍一部或长或短的片子，他便会烦躁不安。阿卜杜大叔两眼昏花，可他的目光又在盯着什么？

阿莉娅特跟她父亲说，自己用翻译挣到的钱保持了一个大学生的样子，这个善良的人相信了。他没想到，是我侯斯尼在花钱跟他一起培养他女儿的啊！

唉，自从认识了阿莉娅特，并知道她就是阿卜杜·白德兰大叔的女儿，自己便十分不安，内心斗争开了。然而，还是头脑冷静地打消了顾虑。心想，他是不信邪的。再说，他对阿

莉娅特的敬意也从未动摇过。又想：让这些人倒霉去吧！他们忍受着欺压、虐待和奴役，可对别人寻欢作乐，又变得像狮子一样凶狠了。

侯斯尼想问问阿卜杜大叔，是如何应付生活的，但是，他马上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他怕破坏半夜里这坐处的清静，也怕自己的问话会鼓动阿卜杜大叔乞求帮助或要借钱。这位先生沉默的时间一长，阿卜杜·白德兰大叔就开口了：

“易卜拉欣和马尔祖格的妹妹赛妮娅已经订婚了。”

侯斯尼这时已经知道这事，并已送给新娘子一笔钱，就像当初给阿莉娅特一样。但是，嘴上还是说道：

“愿真主保佑新郎，使新娘幸福。”

“是个好人家，家境平平，跟我们差不多。姑娘还是农业局的职员哪！”

阿什马维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我可不喜欢参加工作的女人！”

阿卜杜·白德兰大叔冲他道：

“德尔布·哈勒的女孩子都上过学，大了就当职员了。”

老头嘲笑地说：

“那我也不喜欢！”

“你要是有个女儿，就会改变看法的。”

阿什马维自豪地说道：

“我生了四个孩子，全是男的。”

侯斯尼·希贾兹是头一次听说阿什马维孩子的事，便问道：

“他们都干什么工作，阿什马维？”

“有两个都已经五六十岁了，在屠宰场……”

接着，沮丧地说：

“老三被电车轧死了。老四在监狱里。”

大伙儿沉默了一会儿，颇有感触。然后，侯斯尼先生问阿卜杜大叔：

“易卜拉欣想尽早结婚，还是要等到太平的时候？”

“这是他的事情。我希望他今天就成婚。不过，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呢？”

“谁知道呢？阿卜杜大叔。”

“是的，谁知道呢？他们一个个都像英雄似的！”

“这是实话。”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关心他们。”

“不，这就不对了。问题是，人们还没摆脱战败的痛苦。”

关于战争的谈话把阿什马维从外面吸引到里头来了。他魁梧的身体一边走，一边说：

“但是，真主最终会让我们胜利的。”

侯斯尼·希贾兹说：

“但愿吧！”

阿什马维说：

“什么事都凭主的意愿。我们必须打败他们，否则，世界就不会太平了。”

侯斯尼问：

“如果这场战争和平解决呢？”

这个视力不佳的老头高声叫道：

“求真主保佑，可千万别这样！”

他想证明真主的能力，又说：

"真主是伟大的。你相信吗？昨天夜里我和我女人干了两次那种事儿！"

侯斯尼先生惊诧不已，高声问道：

"两次？"

"我以《古兰经》起誓。"

"真棒！真棒！阿什马维。"

"所以，你们不要对真主的仁慈失去信心。"

侯斯尼放声大笑起来。他朝阿卜杜·白德兰看了看，只见那人点头表示相信。阿什马维又说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系列事情？是因为我们把宗教和道德全丢光了！"

侯斯尼暗想：可是，什么是道德？你们真正的危机是需要新的道德观念！

七

“美国人之角”挤得连放一只脚的地方都没有。灯光下，年轻人摩肩接踵，过路人裹夹在这些年轻、热情的躯体之间。很少有人说话，或根本就没有。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两条腿迈起了轻盈的舞步。一个过路人出于个人的体面，对眼前的情形看不惯，便在人海中训斥他的妻子，并叫喊道：

“为你们自己害羞吧！如果你们是男人，那就到前线去！”

没有一个人对眼前的情形感到害羞。一个声音问道：

“他为什么要把我们提前送上前线？”

另一个声音嘲讽说：

“或许，他认为人家是会把女人和老人都送到前线去的呢！”

一伙人在那儿站够了，便走进了“日内瓦之角”。他们围着几瓶啤酒，聚在一起，尽情地喝酒、闲聊起来。谈话总是毫无节制，海阔天空的。马尔祖格负责倒酒、递杯子。

“性问题……”

有人打断道：

“在前线，有更重要的问题。”

“我说的是内部问题。”

“让他说。不许打岔。”

“一个大人物跟我说，他们那时候有官娼。”

“我们这时代更好，性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容易得到。”

“水不会向上流的。”

“但是，水向低处流嘛！”

“可不像空气和水，女孩子们懂得怎么利用你。”

“这是时代的需要。”

“比如说，有汽车，姑娘就纯洁不起来了。”

“经常有好机会的。”

“就像有公共汽车一样。”

“三点钟在电影院还有联欢会呢。”

“那不重要。重要的是：真主存在吗？”

“你为什么要知道？”

“我们多么为阿拉伯的统一和非洲的统一操心啊！”

“这事和有没有真主有什么联系？”

“我们要操心的是，什么时候以及怎样才能消除侵略的影响。”

“等等。听我说，真主有没有？”

“那已是光荣的历史了。”

“那是梦。”

“是幻想。”

“我们在‘美国人之角’站了几分钟，他们就不乐意了。”

“一群狗。”

“如果犹太人注定要撤走，那除了我们，谁能去把他们赶跑？”

“除了我们，谁能每天去拼命？”

“1958年是谁去打的仗？谁去也门参加了战斗？又是谁在1967年走上了战场？”

“那老家伙还以为，不让女孩子穿得半裸体，便是天下大事了！”

“我们应该从零开始。”

“应该驱散我们胸中的噩梦。”

“没人想回答我，真主有没有？”

“行啦，老兄。每个地方都是乱糟糟的，这就是说，真主并不存在。”

“也许，天下属于真主，只是他没管而已？”

“为了请他掌管，埃及人已经够崇拜的了。”

“你真的要结婚了？”

“是的。你就举杯吧！”

“为什么？”

“因为我恋爱啦！”

“恋爱和结婚又有什么关系？”

“无论如何，我们总应该做些什么。”

“面对年轻人的普遍早婚，我们怎么分析？”

“穷嘛！”

“死的人太多啦！”

“统治制度不好！”

“赶明儿，我们就会因为人口稠密而不得不都站着！”

“我们用迁移来代替结婚，这不是更好吗？”

“结婚是内心的迁移！”

“真的，我们需要一点儿老前辈们的机会主义思想。”

“挤不下，迁移便是不可缺少的了。”

"那么，世界为什么还怕战争？"

"威胁世界的最可怕的东西不是战争。"

"还有更可怕的？"

"一个人在亲人中感觉不到充分的安全；一家人怕邻居；一个国家受到众多国家的威胁；一个由有害体组成的隐蔽世界包围了我们的世界；地球也许会因为太阳系中出现的毛病而受到毁灭；太阳系也许会在几秒钟内爆炸或消失。"

"你疯了！"

"不过，我们应该笑，而不能让任何东西破坏我们可贵的生活。"

"阿门！"

"阿门！"

"阿门！"

八

阿什马维的脸色不同寻常，皱纹里布满了强烈的愤怒，在衰老的皮肤、突出的颌骨和下拉的下巴上铺展开来。当他迎接侯斯尼·希贾兹先生的时候，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以致于侯斯尼先生感到有点莫名其妙的害怕。他一边坐下，一边对阿卜杜·白德兰大叔说：

“还好吗？”

阿什马维听见这话，便朝他走来，站在他面前，滔滔不绝地说道：

“我诅咒一切，更诅咒我自己。我痛恨自己软弱、无能、毫无办法地混迹于污浊之中。我是什么东西？我是粗鲁的阿什马维，有钢铁的拳头，在杀戮中长大。一提起我的名字，男人发抖，女人躲藏，警察乞求真主保佑。我是残暴的罪犯、杀人的凶手、可恶的魔鬼……”

他说得上气不接下气。侯斯尼·希贾兹便和气地开玩笑道：

“既然你是这种人，那怎么还说自己软弱呢？”

“我说的是过去，而不是现在。请你明白，先生。我原来是德尔布·哈勒这地区的一个人物，一个保护人。谁敢冒犯这个地区的一个居民，就要遭殃。因为有了我，居民们才能安居乐业。还因为，有了我，他们才能放心大胆地胡作非为

而免受惩罚。我的名字原来就代表着法律、宝剑、恩惠、富裕和贫穷。那天，当一个从卡比西区来的恶棍侵犯了我们胡同里的一个人时，曾发生了什么？我意外地袭击了那个区，不分好坏，朝路上所有行人的头上打。砸了商店，烧了手推车，一块块石头砸在门和窗户上。你就问问我哪些日子最幸福吧，而别问我造成了多少牺牲品。自从我宰了一个英国人，喝了他流出来的血后，人家就叫我吸血鬼了。这就是粗暴的阿什马维！”

侯斯尼暗中咒骂阿什马维，嘴上却说：

“你的历史大家都知道的，阿什马维。不过，你为什么要生气呢？”

老头没作回答，回到门口的座位上，再次沉浸在忧伤和缄默之中。侯斯尼·希贾兹好奇地看了看阿卜杜·白德兰大叔，只听阿卜杜·白德兰大叔担惊受怕地说：

“有两个德尔布·哈勒区的小伙子被打伤了。”

侯斯尼不以为然地说：

“我还以为结帮打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呢！”

阿卜杜·白德兰脸色憔悴，说：

“他们是在前线受的伤。”

侯斯尼·希贾兹不作声了，想找句合适的话说，可是阿什马维抢在前头喊道：

“其中一个的奶奶像以往那样到我这里来求援，这个老太太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有求必应的阿什马维呢！”

侯斯尼·希贾兹说：

“他们俩是英雄，阿什马维。”

阿什马维气愤地说道：

“你是没见过他俩，没去过病房啊！”

“你去医院看他们了？”

“看了。我什么都看到了，什么都听说了，只觉得自己无能。诅咒一切，也诅咒我自己！”

侯斯尼唱起高调来，他那话主要是冲着阿卜杜·白德兰大叔说的：

“他们两人是英雄。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方。战争嘛，都是这样的。”

阿什马维叫了起来：

“我诅咒咱们无能。”

“会好的，会好的，如蒙天愿。”

阿卜杜·白德兰大叔为了驱散自己的恐惧，开玩笑地说：

“你不是常常想要去打仗赢得胜利吗？阿什马维。”

阿什马维的怒气转为忧伤，喃喃地说：

“战争，胜利。可我已是个没用的老头了！”

“你年轻时喝过英国人的血，这就够了。”

说着，阿卜杜·白德兰又看看侯斯尼先生，说：

“第一次打仗时，我还不到参军规定的年龄。而今天，我又过了岁数。我还没为国家做过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呢！”

“可是，你的儿子在前线啊！告诉我，你认为自己什么也没做，这让你痛苦吗？”

“有时也很痛苦。不过，家庭的负担已压得我直不起腰来了。”

侯斯尼想到，自己也与他处境相似。痛苦袭来时，自己也感到内疚，但又能用永恒的理智来冷静地加以消除。他几

乎已经让自己相信，自己那寓所是为纯洁的消遣和乐善好施而开门接客的。

阿卜杜·白德兰问他：

"先生，这局势将如何收场？"

侯斯尼高声笑道：

"这可是个永恒的问题！怎么说呢？让我们等着吧。"

"但是，死亡是不会等的。"

"这是一场角逐，也不光是我们死啊！"

这时，阿什马维问：

"有钱人家的孩子也去打仗吗？"

侯斯尼情不自禁地笑道：

"征兵是不分贫富的，阿什马维。"

阿什马维怀疑地摇摇头，又问：

"富家子弟也都送到前线去了？我的心里可不这么想！"

"别信你的心，阿什马维。"

说着，侯斯尼又专心去吸他的水烟了。心想，这一夜呆在这里，失去了惯有的清静，忧伤里掺杂着笑声。失败是痛苦的，脑子里会反复想着失败的后果，却无法抹掉。巍峨的高山倒塌了，离奇的梦幻破灭了。只有想到平安无事的人总是平安无事的，这才觉得宽心。烟从嘴和鼻子里喷出来。他自忖：在哪儿能找个没人老提战争的地方？

九

三个朋友——阿莉娅特、赛妮娅和穆娜——聚在下临麦尼尔大街的阳台上。秋天的气候稍稍有些凉意，蔚蓝的天空上飘浮着洁白的云。阿莉娅特和赛妮娅受到紧急邀请，便来到麦尼尔大街穆娜的住处。她俩估计会听到一些新的好消息的。

从中学起，她们三人就是好朋友了。穆娜长得很美，皙白的皮肤，乌黑迷人的眼睛，苗条、颀长的身材。她有一个收入颇丰的中等家庭：父亲是某个司法处的处长，母亲则是个女校长，已经自动退休了。再说，一年前，穆娜已在一家旅游单位任职。她有两个哥哥，一个是工程师，到苏联去留学了；另一个在曼努费亚做医生，估计最近也要被选去留学。所以，穆娜的梦想变幻无穷，颇有些奢望。

穆娜的住处使阿莉娅特和赛妮娅想起了侯斯尼·希贾兹先生的公寓，尽管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不过，出于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她俩心里没有一丝妒意。她俩原想会有新的好消息，可是，穆娜却简单明了地说：

“我的婚约还没宣布就解除了。”

两个姑娘真的吃了一惊。阿莉娅特说：

“不可思议！”

赛妮娅说：

“怪事儿！”

一个月前，在一家印度茶馆，穆娜给她俩介绍了一个叫萨利姆·阿里的小伙子，他是国家委员会里的一个法官，说是她的男朋友和将来的未婚夫。因此，她俩以为，这次紧急邀请准有新的好消息，没想到却是这个倒霉的信儿。赛妮娅意味深长地摇摇头，说：

“当然，是你提出来的了？”

穆娜挑衅地回答道：

“我的事，你总是一猜一个准儿！”

“可是，穆娜，他可是个既有魅力又有地位的小伙子！”

阿莉娅特说：

“他爱你，你也爱她，这不也明摆着吗？”

此时，穆娜心里难过，有点坐不住了。也许是由于，她内心感情还没完全消除。她诉说自己邀她俩来，就是因为需要慰藉和安抚。然而，又不无气愤地说：

“我得到可靠消息，他在对我进行调查。”

沉默了一会儿，赛妮娅说：

“这就是你生他气的原因？”

“单凭这一点就完全足够了！”

“我敢打赌，他这样做是出于好意。”

“我不是说他不怀好意，而是说他不该这么想！”

然后，又非常激动地说：

“我把这话毫不犹豫地对他说了。他结结巴巴地试图说明，他这么做没有什么真正的动机。但是，我没听他的解释，只是要他自重。他承认了错误，并找了许多荒谬的、我连提

都不想提的借口。所以，我拒绝了他的道歉，并对他说：'你为什么不通过媒人来提亲呢？'我还问他，除了他已经知道的或可以通过直接接触和所谓的谈恋爱来了解的，他还想知道什么关于我的情况？他说他是无罪的，他爱我，说我的名声像玫瑰一样纯洁。我嘲笑地对他说，我鄙视他的调查和他得到的结果，他受人家骗了，或者说，本来就不擅于作调查。我又对他说，我的过去仅仅是属于我自己的，他的过去也是他自己的。我拒绝一切披着外衣、打着招牌的忠诚。他对我不合适，我对他也不合适……"

穆娜不说了，喘息着，嘴唇气得直哆嗦，眼中也带着怒色。看来，她的这两位朋友虽说和她颇有同感，却并不支持她所采取的态度。阿莉娅特问道：

"你没夸张吧？穆娜。"

赛妮娅说：

"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

穆娜固执地摇摇头，说：

"对此，我全都拒绝……"

赛妮娅又说：

"男人总是想得太多，需要经过长期熏陶才行。"

阿莉娅特像要结束这个话题似地说：

"而不是去跟他们顶着干……"

穆娜傲慢地说：

"如果结婚的代价是要编造无耻的谎言和接受卑鄙的损伤，我情愿单身。"

阿莉娅特于是说：

"可是，我们的处境十分尴尬，这你也清楚。"

“但是，我的原则和品行，是不容指责的！”

是的，穆娜以其品行端正著称。除非出于爱情，她不胡搞两性关系，不像那两个人有时为了买衣服、化妆品和书籍常去干这种事。也许，她虽说心里同情，却一直都鄙视她俩的这种行径。她看到，这两个朋友已相继订婚，并作了伪证，说了谎话。对此，她十分不满，只能自我安慰地想，她们干这些蠢事，也是为了求得真正的爱情。她们俩也知道她固执、高傲，怀有理想主义，想让她改变态度是无望的，便难过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阿莉娅特对穆娜说：

“穆娜，你漂亮、人好，应该有美满的婚姻。”

穆娜问：

“你们的未来是建立在弥天大谎上的，难道就感到心安理得？”

赛妮娅说：

“那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

阿莉娅特则不安地说：

“像侯斯尼·希贾兹这样的男人，是会为我们守口如瓶的！”

穆娜说：

“侯斯尼·希贾兹倒是不会背叛的。”

阿莉娅特又说：

“有时，我也会想起电影里发生的那些可怕的巧遇，那会把事情全弄糟的！”

赛妮娅坚决地说：

“我们只能这么办，没法不这样。我们必须去面对自己

的命运。”

这次作客，使阿莉娅特和赛妮娅的心里忐忑不安。不过，赛妮娅说的“我们必须去面对自己的命运”这话，倒是深深地留在了两人的心里。

十

穆娜没有因其高傲的胜利而觉得幸福，或者说，不像她预计的那样幸福。一人独处时，忧伤就像尘土一样向她袭来。她担心自己会不断地做蠢事。她向自己叛逆的心承认：尽管萨利姆·阿里愚蠢、糊涂，自己却还是爱他。她明白，自己正面对一个不管怎么说都得解决的难题。

她哥哥阿里·扎哈兰医生来开罗度假，他的到来使她高兴。她向哥哥讲述了自己失败的经历，哥哥感到遗憾。但是，他自己也正沉浸于一些新的想法之中。他对穆娜说：

"我在考虑出国。"

穆娜吃了一惊，低声问道：

"出国？"

"事实上，我已考虑好了，最后决定还是走。"

"可是，据我所知，你不是在等一个进修的名额吗？"

"他们总是一拖再拖。所以，我想自己走，并且决心已下定了。"

"你是怎样决定了这一切的，哥哥？"

"我就要完成关于蛔虫的论文了。我要把论文寄给一个侨居美国的同学，请他在一些大学和医学中心发表。然后，我再等着某个单位邀请我去工作。我的同学以前就是这么干的。"

穆娜激动得喊了起来：

"我跟你一起走！"

接着又自信地说：

"我擅长统计专业，精通英语。"

医生笑了笑，说：

"两个人走，是比我一个人去强。"

他们的父母反对这个念头。他们认为，既然兄妹俩在埃及有令人羡慕的前程，这么做就不明智了。阿里·扎哈兰对他们说：

"这个国家已变得令人讨厌了。"

穆娜说：

"令人难以忍受。"

父亲想让他们考虑一下对祖国的感情，可是阿里坚决地（父亲认为是残酷地）说：

"祖国，已不再是一个地理领域的概念，而是思想和精神的归宿。"

父亲是1919年出生的那一代人，他的心被刺痛了。他们那一代人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惊愕地听着儿子的话，似乎自己正在观看一个无法理解、难以分析的怪现象。他承认，如果这两个孩子真的决定了，自己是无法强行阻挠的。他伤心地想，他们俩至少也得跟自己呆在一个国家里啊，要不，自己又怎么能活下去？

穆娜很爱自己的父亲，不过，却无法和他在思想上统一。她奇怪，"六·五"战争失败是如何重新激发起他的爱国热忱的？而在当时，爱国的热忱正值全面崩溃，爱国主义的外壳正在一点点蜕变。阿莉娅特、赛妮娅、她哥哥还有别人

都是这么看的。她对哥哥说：

“我们正在浑浑噩噩地生活。”

阿里·扎哈兰沮丧地说：

“我是行尸走肉般地活着……”

“我们应该走。”

“一有机会，我们就走。”

穆娜觉得她的心已经飞了，感觉到自从和萨利姆·阿里断绝关系后，心里还没有这么舒畅过。这消息很快在她的朋友和同学之间传开了，并且还在继续扩散。她开始梦想一种新的清净的生活，它能给人提供进步、发展和安宁的道路。

一天下午，她从办公室回家，在塔拉特·哈尔布广场上，发觉萨利姆正站在她面前。这不是偶然的，他也没为此做什么辩解，只是朝她伸出手来，说：

“听说你要去美国了，我不能不来向你告别。”

她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冷冷地同他握了手，说：

“谢谢！”

说着，径自走她的路。萨利姆跟了上来。她抗议般地瞪了他一眼，小伙子装作没看见。于是，她又说道：

“我已说过谢谢了。”

萨利姆平静地说道：

“可是，我不会离开你的。”

她依旧冷冷地问道：

“为什么？”

他好像在招认：

“我已经明白，自己很爱你，无法忘掉这爱情。”

她觉得自己异常幸福，便垂下眼帘，说道：

“可是，我已经忘掉了。”

“咱们去那家印度茶馆吧。”

两人并肩走着，她的梦想又完全颠倒了。萨利姆心满意足地感叹道：

“在这个世界上，爱情才是最伟大的。”

然后，愈发满意，又有点痛苦地说：

“天哪！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爱情才是最伟大的。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假的。”

他又看着穆娜，问道：

“你们真的要走？”

她无力地答道：

“是的。”

“要是我也能走就好了。”

她笑着问：

“有什么不让你去的？”

“我的专业决定了我没有资格这么做。”

接着，又笑道：

“不得不留在‘精神病疗养所’工作。”

十一

下达了一份决定，马尔祖格·安瓦尔和他的未婚妻阿莉娅特·阿卜杜同时成了政府职员。阿莉娅特被任命在社会事务部工作，而马尔祖格则被任命去贝尼·苏维夫的教育部门上班。任命的喜悦被笼罩在这对情人身上的离别阴影搅碎了。两人一个在开罗，一个在贝尼·苏维夫，如何见面？

父亲和阿莉娅特陪着马尔祖格去开罗火车站。在小吃部里，他们围桌而坐，等着开往上埃及去的火车启程。父亲六十岁了，但是，看起来至少要比这个岁数大十岁。他是个听天由命的人，而且认为，儿子无论是留在开罗还是去阿斯旺，都已经"插翅高飞"了。因此，他一直在鼓励儿子，并把三十年代几年经济危机中自己的生活作为例子讲给他听。那时，他从一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商人破产，商店一个接一个地倒闭。

阿莉娅特向马尔祖格靠了靠，问道：

"你认识坐在咱们前面的这个男人吗？"

马尔祖格向前一看，只见一个男人坐着，嘴上叼着烟斗，正用不顾一切的犀利目光审视着自己，就赶忙说道：

"不认识。"

他不认识这个人，可又觉得好像不是头一次见到。什么时候见过这张近乎方方正正、红光满面的脸、这双炯炯有神

的眼睛、这对浓密的眉毛和这个结实的光头？阿莉娅特又小声说：

“他那双眼睛一直盯着你。”

这人发觉马尔祖格注意他的眼神后，只好不再看他。却又不肯罢休，便悄悄地走近几步，来到马尔祖格他们面前，点头致意。又自我介绍道：

“穆罕默德·里什旺。电影导演。”

马尔祖格·安瓦尔于是起身点头还礼，说：

“马尔祖格·安瓦尔。职员。见到您我们很荣幸，先生。”

导演继续打量马尔祖格，说：

“你以前演过电影吗？”

马尔祖格惊奇地答道：

“没有。”

“想试试吗？”

尽管很紧张，马尔祖格还是笑着说：

“我还从来没考虑过。”

导演像专家似地晃了晃脑袋，说：

“我想让你担任一个主角。”

马尔祖格不知所措地喊道：

“主角！”

“我一直在煞费苦心地找人演这个角色。一看见你，我觉得寻找的目标就在眼前。你看怎样？”

马尔祖格的声音都颤抖了：

“让我考虑一会儿。”

马尔祖格的父亲说：

“他正要去接受一个新的工作呢！”

阿莉娅特问导演：

“演这个角色，能保证有固定的工作吗？”

穆罕默德·里什旺说：

“我有好多角色要让他演呢！我敢说，他会获得成功的。”

阿莉娅特说：

“不过，他以前可没演过电影啊！”

“这样更好，他会像金镑一样从我手中亮出来的！”

马尔祖格的头都晕了，喜不自禁，下了决心说：

“我同意。”

父亲劝他：

“想一想，孩子。”

但是，马尔祖格执著地说：

“我同意。我要碰碰运气。”

穆罕默德·里什旺给马尔祖格一张名片说：

“明天早上十点，我们在这儿见面。你有电话吗？”

马尔祖格摇摇头。导演又说：

“你的角色其实是很别致的。演一个应征入伍的大学生，在短短的假期中来到开罗，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事情。一个国籍不明的女士爱上了他，并要他和自己一起逃跑。”

马尔祖格问：

“他跟她一块逃了吗？”

“这正是这部电影要回答的。重要的是，电影上演前局势得保持不变。”

“你指的是什么局势？”

“我指的是前线的局势。”

马尔祖格的父亲问导演：

“依您看，在电影上演前，局势会改变吗？”

“编剧肯定，这局势能保持几年不变。至于……”

马尔祖格问：

“至于什么？”

穆罕默德·里什旺笑着说：

“至于我们要是再吃一次败仗，或者我们居然打胜了，那么，结果对这部电影和制片人都不很妙。”

十二

马尔祖格和那位"国籍不明的女士"见面了。她一直在追求他，他却不知道。可是，她表面上显得冷淡，只问了他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起先，他彬彬有礼、不甚在意地回答了她，接着，突然被她奕奕照人的姿色所吸引，彻底晕眩了。他穿着一身军装，眼中晶莹清澈。

摄影机后，阿莉娅特、赛妮娅、穆娜、易卜拉欣和萨利姆正在一群观众里站着。哪怕是呼吸，他们都小心谨慎，所以四周鸦雀无声。仅仅在这座摄影棚里，在耀眼的灯光下，才有生活的存在。当穆罕默德·里什旺宣布停止拍摄时，两个演员走出角色。摄影机后站着的人又有了生气。穆娜说：

"他真是个地地道道的演员。"

易卜拉欣说：

"简直难以置信。"

阿莉娅特徒然地想掩饰神经的紧张，喜悦在她的心底激荡。马尔祖格走过来，同他们握手，和易卜拉欣拥抱。阿莉娅特对哥哥易卜拉欣说：

"在这部电影里，他演的是你这个角色。"

易卜拉欣细心地打量了马尔祖格，说：

"可是，你优雅得像个长官。"

赛妮娅笑着说：

“因为他是在谈情说爱，而不是在打仗。”

易卜拉欣问：

“你的角色，要上前线？”

马尔祖格回答道：

“是的，我看了剧本，它塑造了一个不合常理的角色。”

易卜拉欣笑笑，一言不发。穆罕默德·里什旺导演走过来，和大家握了手。他以前认识阿莉娅特和赛妮娅，便只是跟穆娜和她的男朋友互相认识了一下。当他盯着这几张脸看时，就像银匠盯着首饰一样。他向易卜拉欣靠了靠，说：

“我们需要你提供一些必要的情况。”

易卜拉欣笑着问：

“您是指一些秘密？”

“不！只是些可以拍摄的东西。”

“并不是所有可以拍摄的东西都是可以拍好的。”

穆罕默德·里什旺说：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演出你们的英雄业绩！”

说着，看看穆娜，问：

“你同意吗？”

她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穆罕默德又对易卜拉欣说：

“我们都是战士，只是战场不同。”

易卜拉欣不冷不热地笑着说：

“但是，我们在战斗，你们在演戏。”

全都笑了。又该拍新的镜头了，马尔祖格和穆罕默德·里什旺便走了。这时，穆娜说：

“这个导演让人信不过。”

阿莉娅特说：

“可是他慧眼识才，能力超群。”

穆娜撅着嘴说：

“我跟许多人不同，我看重滑稽电影。”

萨利姆·阿里问她：

“为什么，亲爱的？”

“它至少是诚实的。”

易卜拉欣头一次开心地笑了，说：

“说得对。”

而后，又附在他的女友赛妮娅耳边说：

“昨天我几乎两次送命！”

赛妮娅爱怜地抓住他的手，小声说：

“真主不容！”

她碧绿的双眼射出意味深长的一瞥。阿莉娅特逗穆娜：

“你什么时候走？”

穆娜指着萨利姆说：

“这个人要对这个计划的失败负责。”

阿莉娅特对萨利姆说：

“我们大家都感谢你。”

穆娜说：

“不管怎么说，也只有走才是正经。”

易卜拉欣问她：

“到美国去也是这样？”

穆娜挑战地应道：

“到地狱去也是一样。”

十三

一次突然拜访，阿莉娅特和赛妮娅在麦尼尔大街穆娜的住处见到了她。这次来访不同往常，穆娜从她朋友的眼睛里已看出来了。阿莉娅特说：

“我们有个重要的使命。”

这话激起穆娜极大的好奇心，她问：

“什么使命？哪来的？”

“从马尔祖格那儿来的。”

“那个大艺术家？”

赛妮娅说：

“穆罕默德·里什旺导演想特地见见你。”

穆娜迷惑不解，眼睛瞪得大大的，她不知道赛妮娅在说什么。阿莉娅特又说：

“他替你打开了通往明星世界的大门。”

赛妮娅说：

“说真的，你天生就是当明星的。”

穆娜非常激动，想了想，说：

“我可从来没想过。”

阿莉娅特说：

“马尔祖格原来也没想过。”

“我想听听你俩的意见。”

阿莉娅特说：

“别犹豫，碰碰你的运气吧！”

赛妮娅也肯定地说：

“别踌躇不决。”

“可是，我从来也没演过戏啊！”

赛妮娅说：

“也许会先有爱情后有艺术，也许会先有艺术后有爱情，这并不重要。”

三人这次见面以后，在短短的几小时里，穆娜开始考虑这事。这个念头控制了她，把她迷住了。她约萨利姆·阿里在那家印度茶馆见面。当她告诉他决心去做的事情时，小伙子晕乎了，不知如何是好，说：

“毫无疑问，这是个玩笑。”

她肯定地说：

“我是在说正经的呢。”

萨利姆失望地喊了一声：

“当电影演员！”

她蹙着眉头问道：

“为什么不行？”

萨利姆生气地说：

“不行！”

穆娜不满意他说话的那种口气，他一发火反而激发了她的傲气，于是说道：

“我不接受这种口气。”

“我不愿意有丑闻！”

“丑闻！？你……你……”

萨利姆忿然说道：

"为了你，我已经又跨出了本来无法跨出的一步！"

穆娜吼了起来：

"莫非你这是对我恩赐？"

"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了……"

穆娜的脸渐渐发黄，冲动地说：

"够了！够了！我求求你，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这张脸了！"

萨利姆起身说道：

"你疯了，不可理喻！"

婚约又一次撕毁了。

出于冲动，再说本来也有这个愿望，穆娜要去和穆罕默德·里什旺见面了。马尔祖格·安瓦尔陪她去阿拉比大街上的一个办公室见这位导演先生。穆罕默德热情地欢迎了她。在办公桌后坐下来后，穆罕默德说：

"小姐，别人都称我是哥伦布，因为我发现了许多明星，还没看错过一次。你会成功的。"

马尔祖格指着导演对穆娜说：

"我相信这个人。"

穆罕默德·里什旺又说：

"我推荐你担任一部我非常看重的片子的女主角，你会唱歌吗？"

穆娜羞怯地答道：

"不会。"

"没关系，可以不要插曲。不过，六个月以后，我才能开拍这部新片子。"

马尔祖格说：

“这是个机会，可以试拍一些镜头，搞些宣传。”

“好极了！马尔祖格。那么，我们就全说好了。”

这次见面后又过了两天，导演打电话叫穆娜去他的办公室。在这次只有他们两个人的会见里，导演给她拍了几张照片。还让她试了试音，并让她做了做一部由他执导的片子里的一个小品。导演一直用温和的微笑鼓励她，她颇感亲切，心里充满感激。但是，尽管导演亲切鼓励，她对测试的结果并不满意。她又倾向于认为，自己不适合搞这门艺术，付出的一切努力结果都将会白费。她害怕了，说：

“我对自己不满意。”

穆罕默德·里什旺放声大笑，说：

“这正是费特娜·纳迪尔第一次试演时对自己的评价。”

穆娜又有了一线希望，迷人地微笑起来。穆罕默德说：

“费特娜·纳迪尔当初跟你一样，是个大学生。今天，她可是艺术世界的一块瑰宝！”

见面次数多了，反复做些小品。大多数时间是在关于艺术和生活的一般话题中度过的。穆娜注意到，尽管这导演功成名就，声望颇高，他的思想还是有点迂。如果他没有令人难以忍受的自负，她是可以迁就的。她又注意到，导演对她这个人比对她的艺术更感兴趣。她开始相信，他绝对不是看重自己的艺术。这件事从头至尾只是一个圈套。想到这里，她胸中的愤怒和失望交织在一起。而导演却认为，已到了可以伸手摘取这颗果子的时候了，说：

“办公室的空气不适合谈这种有趣的话题。我请你吃晚饭去！”

穆娜明白，他对自己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觉得恶心。可他还在继续说：

"你应该去阿米里亚区的阿谢·哈勒维酒家见识一下！"

穆娜感觉到，他那满是烟草味的气息已经喷在她的脸颊上。这激起了她的怒火，便掴了他一记耳光。

导演退了几步，直起腰，眼睛一动不动，双颊由于生气而涨红了。很快，他用粗大的手掌在穆娜的脸颊上也扇了一下。穆娜摇晃了一下，跌倒在地上。导演冲她喊道：

"你以为，在现代礼仪中，你是个碰不得的女人？你这蠢猪！蠢猪崽子！"

穆娜站起来，头发凌乱，头昏脑胀，一言不发。导演再次冲她吼道：

"出去，婊子。跟你妈妈讲讲这件事去吧！"

头还是晕，穆娜拿起自己的包，理了理头发，朝门口走去。导演的声音又跟了过来：

"请你吃晚饭还照常有效。向你妈妈问好！"

十四

萨利姆·阿里极其恼火。他打定主意要鄙视穆娜，和她断绝关系。他认为，穆娜是个神经不正常的姑娘，并庆幸自己在同她结婚前对她有了真正的了解。他弟弟哈米德对他如此恼火深觉不以为然，说：

“你还在爱她，哥哥。”

萨利姆气恼地喊道：

“不，你会明白的。”

哈米德爱他的哥哥，相信自己了解他，便说：

“你是个资产阶级式的人物，哥哥。资产阶级式的婚姻对你是合适的。”

萨利姆更加生气了，说：

“你们的主要毛病，就在于喜欢玩弄字眼。你就等着瞧吧……”

哈米德同情地说：

“你的司法工作……”

萨利姆打断道：

“你就等着瞧吧！”

自从认识穆娜后，萨利姆曾一度改掉的老毛病这下又犯了。他醉醺醺地来到了金字塔区的“太阳舟”俱乐部。尽管天气很冷，他还是蜷缩在公园里，让侍者去叫莎米拉来陪他

喝酒。莎米拉是个四流舞女，在娱乐场，她是在台上为歌手配舞的一个群众演员。她三十五岁，长得还可以，体形比长相更美。要价也相对少点。萨利姆有半年多没来这里了，这次回来，颇使她感到惊讶。她无缘无故地装出生气的样子，对萨利姆说：

“你回来了，没良心的！”

两人开始喝酒。莎米拉注意到萨利姆一反常态，酒喝得很多。她一直很喜欢这小伙子，因为他温文尔雅，有一辆小汽车。还有，他也很慷慨大方。莎米拉笑着说：

“你喝起酒来，就像牲口饮水一样。”

萨利姆对她说：

“后半夜我等你。”

尽管莎米拉内心对此表示欢迎，但又想教训萨利姆一下，便说：

“不行。”

两人久久地相互凝视，莎米拉说：

“今天夜里已有人约了。”

萨利姆大声喊道：

“不行！”

“不行？”

“你那小女儿好吗？”

“你知道，她跟我妈妈在一起。”

萨利姆干完杯中的酒，说：

“我有个不坏的主意。”

“什么主意？”

萨利姆迟疑了片刻。尽管醉了，还是感觉到自己正在人

生中迈出最重大的一步。他对自己吞吞吐吐感到不快，便说：

“莎米拉，我想要咱们俩一块生活。”

莎米拉考虑了一会儿，说：

“这话有两层意思。”

“我的意思你还不明白。”

“我想这很明白。”

萨利姆两眼盯着酒杯，说：

“我想和你结婚。”

莎米拉不解地看着他，继而又生气地说：

“你醉了！”

“我回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个。”

莎米拉开始满腹狐疑地打量他。萨利姆趁势说：

“你的意见？”

“你醒醒！”

“如果可能，就在今天晚上。”

说着，捏住莎米拉的手，说：

“小姑娘还放在你妈妈那里。但是，我会给她必要的开销。我不富，也不穷。”

莎米拉惊喜地问：

“你是真心实意的？”

“要是你愿意的话，咱们现在就走。”

莎米拉笑了，问：

“是什么促使你这样决定的？”

“我想安安稳稳地生活，和一个可以理解的女人坦诚地生活。你准备忘却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吗？”

莎米拉神经质地大笑起来，说：

“这时候可没有醒着的证婚人。”

萨利姆起身说道：

“这不重要。明天早晨他总会醒来的。”

十五

阿里·扎哈兰医生忧伤地看着妹妹穆娜，心里怒气冲冲。可是，脸上却只有伤感。他对妹妹说：

“穆娜，你是个好姑娘，这事儿我简直无法想象。”

穆娜伤心地说：

“让我们忘了这事吧。”

“但是，我觉得脸上挨了一巴掌。”

“你最好和我谈谈出国的事。”

“出国！”

继而，阿里又气馁地说：

“手续很多。不过，我能等。”

“我一天也不想在这个国家呆下去了！”

阿里·扎哈兰的心里还在冒火，说：

“你错就错在太敏感了。不该一气之下和萨利姆这样的人绝交的。”

穆娜的泪水快流出来了，哽咽着说：

“我一天也不想在这个国家呆下去了！”

“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也爱你。”

“咱们别谈这事了。”

“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我们总认为自己是对的？”

穆娜浅浅一笑，说：

“因为我们本来就对嘛！”

“可失败震撼了我们。”

“也照亮了我们。”

“你允许我和萨利姆联系吗？”

穆娜马上恐慌地站起来，说：

“不。”

“再想想。”

“不。”

“你不想……”

穆娜生气地说：

“我想出国。”

阿里耸了耸肩膀，就跟妹妹告别，走出了房间。他走到一家药店，打了一个电话到穆罕默德·里什旺导演的办公室，说是要找他。回话说，导演正在开罗电影制片厂工作。他又试图同制片厂联系，可是电话老是占线。他便钻进自己的汽车，驾驶着飞快地朝制片厂驶去。到那里时。已是晚上十点了。他得知导演已经离开这里。一个职员告诉他，导演去杰米卡酒家吃晚饭去了。他又驱车走撒哈拉路去杰米卡酒家。他在杰米卡酒家的花园里转悠，眼睛盯着客厅。但是，没有导演的影子。酒家经理告诉他，导演先生还没来。他便在酒家前面溜达。大约十一点钟，一辆汽车停在酒家前的停车场上，从车上下来两个人，门卫指着其中的一个对阿里医生说：

“这位就是穆罕默德·里什旺先生。”

导演穿着赭色皮夹克，深蓝色的裤子，骄矜自大、慢慢悠悠地走在前面。马尔祖格离他几步，跟在后面。阿里医生

也慢慢地朝导演走去。门厅顶部，密布的灯光照耀着。穆罕默德以为，他将听到一些赞词或是和他工作有关的建议。谁知医生一声不吭，竭尽全力照他的腹部一脚踢去。穆罕默德·里什旺嘴里发出一声嚎叫，两眼瞪直，然后便趴着摔倒在地上。这一切发生得非常迅速。马尔祖格惊呆了，像座雕塑似地僵立在那儿。清醒过来后，他喊道：

“你疯啦？”

门卫赶忙跑了过来，一些司机也聚拢过来了。一部分人围着医生，另外的则低头看着被击倒在地的导演。阿里医生对着眼前趴在地上的这个人吼道：

“听着！恶棍。我是穆娜·扎哈兰的哥哥。”

马尔祖格向阿里医生扑去，卡住他的脖子喊道：

“你疯了！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医生掰开他的双手，喊道：

“他是个该揍的无赖！”

一个低头看地上的导演的人高声叫了起来：

“他死了，快抓住凶手！”

十六

穆娜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了萨布里大街哈桑·哈木德律师先生的办公室。扎哈兰先生在大难中想起他来，不仅因为他是自己的老同学，也因为哈桑·哈木德是三大著名刑事律师之一。

哈桑的办公室宽大豪华。他长着高高的个子，深棕色的脸，炯炯有神的眼睛。迎进父女两人后，他便对扎哈兰先生表示欢迎。在请他俩坐下之前，他的眼神惊讶地在穆娜身上停驻了几秒钟。接着，自己也坐下了。

扎哈兰先生开始讲明来意。哈桑马上打断他的话：

“那人是你儿子？这我可没想到！”

扎哈兰先生讲述着这件已经提出诉讼的事由，讲完后，长叹了一声。哈桑先生说：

“剩下的，报上都登了。”

然后，看着穆娜温和地说：

“遗憾的是，该杀的人由无关人士杀死是犯法的。”

穆娜用微弱的声音悲伤地说：

“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一个残酷的悲剧。”

“悲剧，有的在情理之中，有的却违反常情。”

“我哥哥从来也不会杀人的。”

“他若是杀人专家，就不会无意中犯下这罪了。”

律师让她把这引起悲剧的事由再讲一遍。穆娜便详细地对他说了。律师问：

“有证据吗？”

“当时，在他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扎哈兰先生问：

“有理由说他诬告吗？”

哈桑·哈木德先生微微一笑，说：

“你知道，法律条文是很精细的。”

穆娜说：

“很显然，我哥哥并不想杀死导演。”

“我得先看看这件案子的档案。不过，报上登的材料说明，医生是想去和死者会面。他在开罗电影制片厂已经找过导演，又去杰米卡酒家找他。然后就等他。接着就发生了这件事。”

“但是，能肯定他是故意或执意要杀死导演吗？”

“不能。可是，他是否击中了要害？”

“即使击中了要害，也是偶然的。”

“可是，人家肯定要我们提出自己的看法。别忘了，他是个医生。在法官眼里，他可精通怎样去杀人！”

穆娜的眼睛又蒙上了阴影。哈桑先生于是亲切地说：

“不过，围绕这事，我们将尽量力争。我们应该认定只是打了一下，随后就死了。”

穆娜完全崩溃了，问道：

“还有希望吗？就没有希望了？”

哈桑先生响亮地说道：

“当然有，而且挺大。求真主保佑吧！”

接下来几天，穆娜是在地狱中生活过来的。阿莉娅特和赛妮娅几乎形影不离地陪着她。穆娜说：

"即使他不是故意杀人，前途也已经完了。"

没有一句合适的话可以用来安慰。穆娜又叫了起来：

"该死啊！都是我的责任。"

穆娜去探望监狱里的哥哥时，发疯似地大哭起来。奇怪的是，她发觉哥哥却从容自若。他对她说：

"别哭了，穆娜。这没用。"

穆娜恸哭着说：

"可是，该死的原因就在于……"

阿里平静地说：

"你受人欺侮，我自然知道你伤心，也自然会生气。"

哥哥又喃喃地说了句什么，穆娜没听明白。阿里又说：

"我犯了个盲目的错误，杀了人，被判了刑。"

"是我犯了这盲目的错误，哥哥。"

"这由不得你，穆娜。别哭了。"

"要是你不生气就好了，哥哥。"

阿里尖声叫道：

"可是我生气了。我应该面对这命运。"

十七

那部电影交给了艾哈迈德·利德旺导演。他尽可能地按照穆罕默德·里什旺导演的风格来完成剩下的几个片段。马尔祖格自己也没想到，会如此受到这个新导演的赏识。希望之火在他心里重新燃烧起来。艾哈迈德·利德旺是个成功的导演，片约很多。在电影界，他以拍片速度、精通业务和擅于调配而为公众所知。因此，马尔祖格的面前便打开了许多工作的大门。艾哈迈德·利德旺对他说：

"你是个天才的艺术家。我要让你成为安瓦尔·韦吉迪的真正接班人。"

马尔祖格欣喜若狂，做起了荣耀的美梦。艾哈迈德又对他说：

"只是你不要把自己固定在一个模式上，形成一个模式是有益的，可是灵活些更好，更有生命力。我指的灵活是说，你要演正、反两方面的人物，演好人也演坏人。而在两种情形下，你都是主角。"

马尔祖格难过地叹了口气，说：

"已故的穆罕默德·里什旺不是这么看的。"

接着，艾哈迈德摇摇头，又伤感地说：

"他太和气了，就白白地去了。你说你认识穆娜——那个凶手的妹妹？"

“很一般。不过，她是我妹妹和我未婚妻的朋友。”

“你相信她在调查中对穆罕默德·里什旺提出的指控？”

“我不知道。不过，犯罪总是有起因的。”

导演耸耸肩，说：

“我听见有人在悄悄议论，说凶手和死者之间有性关系！”

马尔祖格愕然，说：

“可是，死者……我是说，我没听说过他是……”

艾哈迈德打断了他的话：

“管他呢！调查会澄清事实的。愿真主可怜他！他已经回到真主身边，不该再说他的坏话了。”

他们俩正坐在制片厂的食堂里，一个女郎不客气地坐了过来。艾哈迈德把马尔祖格介绍给她，然后又介绍那女郎说：

“费特娜·纳迪尔。跟你一样，是颗新星。不过，一年前她就在天上闪烁了。”

马尔祖格是从照片上认识她的。他通过已故的穆罕默德·里什旺还了解到，这女人和艾哈迈德·利德旺有特殊的关系。她具有一种特别的美，初看并不起眼，然而，却会给人很深的印象。马尔祖格觉得，她的五官有点不协调。可是，她的魅力却摄人魂魄。她的身材从整体看显得娇小，可是，那娇小的身子却丰满、苗条，极其性感。

艾哈迈德·利德旺已经五十岁了，他女儿和一个外交部的职员结了婚，儿子是工程师，已去苏联留学。艾哈迈德·利德旺的爱情具有中年人的疯狂。

费特娜原来是一个大学生。艺术圈里人人都知道她是一个阿拉伯老富翁的情妇。那人叫叶齐德，替她在尼罗河大厦

的二十层楼上包了一个套间。他只是在节假日，或顺便来开罗小住。艾哈迈德对马尔祖格说：

"费特娜是个天才。下一部电影里你将和她搭档。"

他亲切地拍拍费特娜的手，又接着对马尔祖格说：

"她还有一点比别人强，因为她哥哥是个军官，是在'六·五'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烈士。"

马尔祖格主演的电影公映后获得了明显的成功。大家都承认他是个天才的艺术家，许多评论家认为他有辉煌的前程。

他和艾哈迈德·利德旺签订了三部电影合同。这样，便站稳了脚跟，决心一有机会便同阿莉娅特完婚。当他和费特娜合作拍摄合同中的第一部片子时，发觉她对自己特别关心。为了维持和艾哈迈德·利德旺的关系，他提心吊胆地接受了这一切。拍摄间隙中，他俩——马尔祖格和费特娜坐在摄影棚花园里休息。费特娜问：

"有关你要结婚的传闻是真的吗？"

马尔祖格高兴地回答道：

"是想尽快结婚。"

"先祝贺了。"

接着又说：

你会是第一个已婚的新星。"

"是的。"

"不过，难道你不需要绝对的自由？尤其是工作刚开始？"

"我们订婚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没什么理由再拖了。"

费特娜沉默了一会儿，忍着晚上的寒冷。然后问道：

"你的未婚妻是艺术圈里的吗？"

“她是我的大学同学，现在是社会事务部的职员。”

“我想，为了和你在一起能幸福，她需要苏格拉底的智慧。”

“你说得也太玄了些！”

费特娜往前走了几步，完全进入了黑暗之中。重新走回亮处后，她说：

“有个机会，咱俩可以建立一个公司。”

马尔祖格惊讶地问道：

“公司？”

“不是商业性的。我的意思是指成功的双边合作。”

“这我已从艾哈迈德先生那里听说了。我很乐意。”

“那么，我们应该为咱俩的双边关系努力。”

“我非常高兴。”

“我对艾哈迈德先生的看法很有信心。”

说着，费特娜把手指捏着的一朵紫罗兰扔给他，走了。马尔祖格不知所措，一种既幸福又觉得犯罪的情感袭上心头。他抱歉、后悔似地想起了阿莉娅特。

十八

侯斯尼·希贾兹显得比往常更认真。他站在客厅里，关心、同情地看着穆娜。穆娜却没朝他看过一眼。她一双乌黑的眼睛半闭着，像睡着了似地靠在那张安乐椅里，阴郁忧愁。侯斯尼自忖：这是唯一没被他的情欲征服的女友，也是一个只肯向爱情屈服的女人。他想起穆娜第一次来访时的情形。那时她还是个学生，受好奇心的驱使，在阿莉娅特和赛妮娅的陪同下来了。想起她也看了自己那些十分刺激的性电影。但是，尽管她很激动，却不肯迁就。只跟侯斯尼保持了友谊。而他，很久以来也没向穆娜提出过越轨的要求。侯斯尼说：

"我邀请你来，是因为觉得你在危难中需要朋友。"

穆娜浅浅一笑，表示感谢。侯斯尼又说：

"我以前邀请过你，可你没来。"

"那时我太伤心了。"

侯斯尼向她稍稍靠了靠，同情地说：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要赞美真主。哈桑·哈木德是个很有能耐的律师，他把你哥哥从绞刑架上救下来了。"

穆娜难过地说：

"可是，他将在监狱里呆十年，他的前程彻底完了。"

"这个判决还是轻的。"

穆娜神经质地说：

“我是真正的罪犯。”

“你又能做什么？你只是向你哥哥诉了苦而已。”

“你的话不会减轻我的犯罪感的。”

侯斯尼举起酒杯送到嘴边，然后看了一下放在穆娜手边安乐椅扶手上的杯子，似乎在请她喝。他又退了几步，直到倚着酒柜，这才说：

“想想身边别人的苦难吧，那你的痛苦就算不了什么了。”

“我并不这么看。”

侯斯尼笑着问：

“你决定一直这么伤心下去？”

“我不是伤心，是活得没意思。”

侯斯尼摇了摇他的大脑袋，说：

“我也许也会碰上令人伤心的事，你知道我会如何对待？我会去想那成千上万战死的人，会去想明天又可能发生些什么。这样，我的痛苦就算不了什么了。”

穆娜愁眉苦脸地耸耸肩，没说话。侯斯尼又说：

“学生运动使我十分震惊。我想，我们也许随时都会被埋进废墟之中的。”

穆娜突然气愤地喊道：

“还有更严重、更令人痛苦的，我们事实上是靠乞求在生活。”

侯斯尼放声大笑，说：

“这话说得太有理、太动人了！”

“你为什么要大笑？”

“相信我，自‘六·五’战争以来，我还没有发自内心的

真正笑过。”

他接着说：

“那也只是听听声音而已，亲爱的穆娜。”

“有些人怎么还能睡得好觉？”

“他们给眼睛戴上历史的有色眼镜，便有了另一种观点。”

“难道这些眼镜就看不到成千上万的人在牺牲？”

“看不到。但是这些眼镜看到的东西更加危险。”

“你说这话，可当真？”

“千真万确。”

“那么说，你愿意这样？”

“我不是历史的创造者。我视力不好，目光短浅。看到的尽是些忧伤和戏谑。”

说着，转过身子，又把杯子倒满了。于是，穆娜也拿起杯子，喝了半杯。侯斯尼又转身面向她说：

“喝！你起码得喝三杯。”

穆娜头一次笑了，说：

“你明显地怀有爱国热忱，但是否尽了自己的义务？”

侯斯尼一口气把酒灌进肚里，说：

“像我这个年纪，背着摄影机去前线看看，作为尽义务也就够了。”

“然后又回到你的安乐窝里！”

“在这里，我可以出于伤感而追求一时的欢乐。”

“中老年人真幸福！”

“一个国家里，如果连中老年人也会受到嫉妒，那这国家就太惨了！”

两人久久地对视着，目光中不无温存。侯斯尼说：

“我请你来，是为了给你解解闷。你看……”

穆娜平静地打断了他的话：

“哈桑·哈木德先生想跟我结婚。”

侯斯尼大吃一惊。沉默良久，喊道：

“他的岁数都跟我差不多了！”

穆娜摇摇头，否定道：

“他才四十。”

“我敢打赌，你会同意的。”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也许，你是要以此表示抗议。因为，你把爱情给了最亲爱的人，得到的却只有痛苦。”

穆娜的话里带有嘲笑：

“萨利姆已经和一个妓女结婚了。”

“说这话就没什么意思了。”

穆娜叹了口气，问道：

“两个人相爱，却发生了我俩这种事，这不可笑吗？”

“喝你的酒！和哈桑·哈木德结婚吧！你一人独自伤心会要你命的，这可没什么好处。”

侯斯尼跟她谈了很多关于哈桑·哈木德及其在上埃及古老家庭的事，农业改革中，他家的土地被没收了。在律师界，他有着崇高的地位等等。然后问：

“你看过我最近弄到的一部片子吗？”

穆娜笑了。这时，侯斯尼朝放映室走去……

十九

这是一次沉闷的夜谈，毫无乐趣。

半夜了，“快乐”咖啡馆里还是没有一丝欢乐。侯斯尼·希贾兹默默抽着水烟，偷偷看了阿卜杜·白德兰一眼，见他正在沉思。墙角里，阿什马维蹲在炉架下，一个手指在地上画着一些莫名其妙的线条。侯斯尼暗说：这真是个沉闷的夜晚！以后，晚上都会是苦苦涩涩的了！阿卜杜·白德兰看了侯斯尼一眼，说：

“我儿子的婚事就这样吹了。”

侯斯尼·希贾兹安慰道：

“只是推迟了，不是吹。”

“愿真主能应您的吉言。”

“真主是伟大的，阿卜杜师傅。”

阿卜杜·白德兰忧伤地说：

“易卜拉欣没按时回来，我的心就跳得厉害。他妈妈说，在这之前她曾做过一个可怕的梦。”

“但愿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谁知道啊？我去看他时，连一分钟也不许多呆。我什么都没看见，他的脸、头和脖子都被纱布裹得严严实实的！”

“这只是治疗的措施嘛。”

阿卜杜叹了口气，说：

“我们一直在准备他和他妹妹阿莉娅特的婚礼。”

“婚礼一周或一个月以后会举行的。”

侯斯尼心里想：是否天下的父母都是这种心情？或者有的国家里，老百姓好斗恋战？是不是历史伪造了英雄业绩，而我们却不知真相？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还是古往今来天下老百姓的本性？如果真的都爱和平，人们又怎会被驱使去打一场又一场的战争？日报、史书或诗歌中所描绘的牺牲和咖啡馆、家庭或胡同里人们的感触又是多么大相径庭！即使如此，人们也还是不愿怠慢任何一件像战争一样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工作！

阿什马维把头从膝盖上抬起来，说：

“先生，我们都很可怜啊！”

阿卜杜·白德兰同意这话：

“对，我们都很可怜。”

侯斯尼说：

“我能说什么呢？假如我是个年轻人，对战争就会有热心了。”

阿什马维说：

“我们邻居的儿子两条腿都给锯了。”

“这就是战争，阿什马维。因为，你的祖国已经沦陷了。”

阿什马维生气了：

“看见人笑，我就想往他脸上吐唾沫。”

“你以为会怎样？战争牵着我们一步步走，战火一燃起来，那么，谁也逃脱不了的。在前线和在家里都一样。”

侯斯尼又想：如果这个老头知道自己在那个世外桃源般

的公寓里做的事情，该说些什么？那可糟了！可你们又想干什么？都已经活不了多少年了。生活是美好的，留恋生命是理所当然的。埃及，你也可爱，只是无法去爱你啊！毫无疑问，在上苍，会有那样的地方：那里没有个性，没有激情；那里是这般纯洁，甚至会使他觉得烦闷。

他觉得，自己已经够蠢的了，但要成为历史上的伟人，还缺乏足够的蠢笨。只有痴傻，只有超脱，才能点燃生活的火炬。

阿什马维说：

“灾难嘛，应该大家都摊到一些，这才是公平的。”

“说得对。”

阿卜杜·白德兰说：

“这我可不明白。”

侯斯尼怀疑地瞥了他一眼，说：

“苦难的日子就像雨点一样，接连不断啊……”

“因为我们处在世界的中心。你想，还能怎么着？”

“沦陷，独立，1956年战争，也门战争，1967年战争，然后又是沦陷……”

侯斯尼也感到不安了，但还强自镇定，说：

“明天，祖国会焕然一新的！”

“我可不放心。”

“因为你本来高高兴兴地准备办婚事，结果却去了医院。”

“啊！祖国。”

阿什马维说：

“充满圣徒和善良人民的国家。”

然后，带着一点古老的野性，又疯狂地叫道：

“啊！阿拉伯人。”

侯斯尼心里第三次思忖开了：生活要求我们的太难了。软弱与强壮、愚昧与理智、温柔与粗鲁、无知与科学、丑陋与美丽、冤屈与正义、奴役与自由，这一切之中，我处在什么地位？没有适合工作的热情和场所，也没有多少年可活了。可是，我爱你，埃及，假如你有时发现，我在爱你的同时也贪恋这总干蠢事的余生的话，那请你原谅我吧！

二十

轿车停在奥什萨高莱公园前，哈桑·哈木德先生和穆娜·扎哈兰同时下了车，朝公园南边的一处树林走去，在常春藤架旁坐了下来。一盏昏暗的灯透过常春藤的叶子，在他们头上发出蓝色的光彩。穆娜像往常一样美丽，可是，目光深处蕴含着忧伤。哈桑认为，他已越过了最根本的障碍，显得轻松愉快。他身材颀长，皮肤深棕色，不论活动还是静处时都显得具有自信。哈桑盯着穆娜看了很久，微微笑了。似乎也要邀她跟自己一起微笑。夜晚的空气沁满花草的清香。他深深吸了一口，说：

“这个地方寂静无声，远离尘世，真是世外桃源。”

穆娜轻声附和道：

“是的。”

她觉得，自己已过分坦率地承认了幸福感，于是又改口说：

“可是，我们的心里还怀着人生的愁苦。”

“你的苦恼够多的了。不过，你还不是这个地球上最不幸的人。我在一秒钟之内便丢失了一千费丹① 土地，这事的含意你能明白吗？我可敬的父亲因此心脏病突发，死了。一个

---

① 埃及面积单位。一费丹等于四十二公亩。

从阿拉比亚革命起就爱国的名门家庭，声誉受到玷污。这你又能理解吗?”

穆娜迟疑了片刻，问：

“你难道还不知道，我并不是封建地主的朋友。”

哈桑宽容地笑了笑，说：

“对此我当然毫不觉得奇怪。因为，你属于革命的一代。不过，可能你并不认为自己是反对学生革命的吧?”

“这又是另一码事了。”

“那好，让我们再来谈谈你心中的苦恼吧。要我说，你绝对没有错。”

“可我们，你也知道，他……”

哈桑强硬地打断了她的话：

“我再说一遍，你没有错。”

说着，凑过脸来。微弱的灯光照在鼻子两翼，反光发亮。他又说：

“墓地也好，医院也好，都会塞得满满的。但这却并不妨碍我们去吃，去喝，去结婚。”

穆娜的叹息声清晰可闻。她喃喃道：

“我们本来都快去美国了。”

哈桑笑着说：

“你很想去，却又毫无指望。不管怎么说，咱们最好还是换个话题吧!”

穆娜固执地说：

“有人对我们说：祖国的航船正在沉沦，你们却想逃跑?”

“唉!跟你坦白说吧，我一向是爱国的。不过，我对什么

都无所谓。帮帮忙，咱们换个话题吧。”

“连咱们国家的胜利你也不关心？”

哈桑绝望地笑道：

“我希望和平、幸福地生活。要是胜利能使这一点实现，那就欢迎胜利。假如失败能实现这一局面，那就欢迎失败。”

穆娜惘然地看着他，说：

“我不明白。”

“你是没法明白的。不过，我带你来这儿，是因为我爱你啊！”

其实，哈桑本想就这个他一直避而不谈的问题再多说一些。他自忖：政治和空气一样，躲也躲不掉。于是说道：

“假如他们在‘六月战争’中胜利了，像我们这些人又能怎样？失败尽管是坏事，但对于那些活不下去的人来说，未尝没有好处。”

穆娜没言语。哈桑觉得似乎无法理解自己的话，就想换一种更为温柔的口气来强调这一看法。于是说道：

“所谓祖国，意味着人们能幸福生活，受到尊敬的地方。”

“如果我们被以色列打败了，我们还能幸福生活，受人尊敬吗？”

哈桑一个字都答不上来。穆娜苦恼地叹了口气，说：

“不管怎么说，既然我自己已经决定总有一天要走，是决不会反而向你扔石头的。”

侍者慢慢地走过来。哈桑跟穆娜商量了一下，要了一瓶啤酒和一只烧乳鸽。等侍者消失在黑暗里，哈桑说：

“人家已向我扔过上千块石头了。”

然后又告诫、开导地说：

“灾难深重时，人们是有权竭尽全力去寻求幸福的。”

“奇怪的观点。”

“但这是自然的、现实的。没有什么会像愁苦的人那样渴求汲取幸福的琼浆。”

穆娜遗憾地说：

“我有两个好朋友，因为战争，她们的终身大事都给耽误了。”

哈桑暗问自己：我们又如何能逃脱这场浩劫？穆娜跟他讲了阿莉娅特和赛妮娅的不幸遭遇，哈桑全神贯注地听着心想：她很犟。不过，会成为一个好妻子的。然而，我又想从她那里得到什么？不是想做父亲，不是想安定地生活下来，也不是想永垂不朽，而是想得到爱情！他端起酒杯说：

“为了我们不久就要举行的婚礼，干杯！”

二十一

两位艺术家访问前线时，费特娜·纳迪尔一分钟也不允许马尔祖格·安瓦尔离开她。他们是大清早出发的，决定去塞得港，因为，那儿相对其它炮火纷飞的地方而言，还算平静。组织者为了远离敌人炮弹的射程，选定走拉斯比尔路。尽管这条路绕远了，众人却都很放心，知道这次旅行将会是安全的，旅伴也都会处得很融洽。费特娜在心里嘲笑她的老师艾哈迈德·利德旺，他借口身体不适，说以后再去。其实是胆小，把安全看得太重。

一行人正午抵达塞得港，马上就应邀会见市长。一方说欢迎，另一方则道出了来访的热情。接着，花了几个小时参观了城里的一些兵营和前线几个地方。不停地热情握手，并互相投以钦羡爱慕的目光。官兵们把他们喜爱的男女艺术家团团围住。费特娜想起了她那牺牲的哥哥，眼中便流下泪来。马尔祖格也想起了他医院里生命垂危的朋友易卜拉欣。傍晚，他们回到塞得港，聚集在市政府接待室里。费特娜向马尔祖格提议去城里近处溜达一会儿。

他俩在从市政府大楼前的广场延伸出去的既长又宽的马路上漫步。短短几分钟后，便远离了广场上熙熙攘攘的汽车、士兵和职员，走进了空旷无人、一片死寂的地区。那里没有动静，没有声响，也没有人兽的影子。街道两旁的大楼、家

宅都紧闭门窗，好像从来没生灵来敲过门。它们睡了，死了；或者，它们还只是没有生命的大厦的框架。他们的眼睛想看见点什么，耳朵想听到点声音。想看到一扇敞开的窗户、半掩的门，或晾在阳台上的衣服；想听到孩子的喊声、猫叫、狗吠。没有！连一片随风摇曳的树叶、一个烟头、一堆扔在人行道上的垃圾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任何人的痕迹。费特娜轻声说：

"真是一场噩梦。"

马尔祖格答道：

"是世界的末日。"

"天哪，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我的感觉。"

"这是新的体验，新的感觉。"

"我好像觉得，自己十分不幸，或者，十分幸福。真想再回到妈妈的肚子里去。"

"我觉得，我已经完全脱离了人类的文明和历史。"

"我们会突然都发疯吗？"

"我们还可以和鬼魂对话呢！"

他们发现已走到了一家咖啡馆门口。门开着，却没有一个顾客。一位看样子像是老板的人站在柜台前，身穿工装和长裤，两袖挽起。模样令人惊奇，使人意外、难以置信。

"也许是市长下令开的门。"

"也许。"

费特娜看了看那人，那人也感激地一笑，表示问候。费特娜问他：

"我们可以喝杯咖啡吗？"

"喝什么都行。"

两人坐在柜台的最靠里处，远离那空荡荡的街道。咖啡端来了，两人心满意足地呷了起来。

费特娜说：

“在士兵中间，我很高兴；在这儿倒要疯了。”

“士兵的话很感人。很明显，他们酷爱战斗。”

“是啊。我真不能想象，人们是如何去迎接死亡的。”

“这取决于气氛、习惯和信仰。”

“随之而来的将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迅速失败。”

“也许，他们清醒后会跟我们一样，像是一群疯子。”

“他们会看到一切，会看到这间空空荡荡的咖啡馆。”

费特娜脸色苍白，便去了盥洗室。回来后，脸上已有了笑容。看见马尔祖格正叼着根烟吸了一大口。只听他说道：

“我今天从报上读到，深呼吸是人得肺癌的主要原因。”

“你相信这话？”

“报上登的东西我再也不信了。”

费特娜打趣道：

“说说吧，婚事耽搁了，有何感受？”

马尔祖格装得不快的样子：

“人家不幸，你还嘲笑？”

费特娜大胆地说：

“我承认，我对此感到高兴。”

马尔祖格的脸红了，站起来说道：

“我去一下盥洗室。”

说罢，匆匆走了。回来时，他已经洗过脸，梳过头。费特娜笑着问：

“你干嘛去了？”

“去诅咒这世道！”

“可是，你是明星啊！”

“搞艺术，就像出国一样，只是为了逃避现实。这些日子，出国已成为一大时髦了！”

“我不喜欢大道理。”

马尔祖格痛苦地说：

“征兵时把我免了，可我为什么不志愿去参加敢死队呢？”

费特娜挖苦道：

“艺术家也是战士。”

马尔祖格依旧痛苦地说：

“说真的，我背叛了一切。”

“可是，你想结婚啊！”

“要是山上生出许多耗子来，你看会出什么事儿？”

费特娜优雅地吹了声口哨，然后问：

“依你看，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开罗？”

“大概明天早晨吧。”

费特娜笑着说：

“我请你吃夜宵。”

马尔祖格脸红了，说：

“你已经有了两个男人，这还不够？”

“一个是照顾我生活的，一个是指导我演戏的。我的心，像这个城市一样，十分空虚，能有谁呢？”

两人起身离开时，马尔祖格说：

“我可是个要结婚的人了。”

费特娜挑衅地说：

“别争了，你是属于我的。这你难道还不明白？”

二十二

休息时，马尔祖格站在摄影棚的花园里，出乎意料地看见他姐姐赛妮娅和未婚妻阿莉娅特来到了他的面前。他不知所措，觉得自己十分尴尬。他必须控制自己。于是，他镇定下来，伸出手去和她们握手，嘴里胡乱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欢迎词。然后，三个人沉默着，似乎就要这么没完没了地沉默下去了。还是赛妮娅打破了僵局，心慌意乱地说：

"这些天，要找到你真不容易。"

马尔祖格已经有十天没有回家了，因此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赛妮娅把手伸进阿莉娅特的手提包里，拿出一封信，问道：

"这是你写的信？"

马尔祖格垂下头，不说什么，也不否定。赛妮娅又说：

"多么令人羞愧、遗憾！"

马尔祖格不再沉默，嗫嚅道：

"我跟你有同感。"

"亏你还好意思说！"

"是的，我痛苦了很久。不过，美好的生活是无法建立在谎言上的。"

阿莉娅特声音颤抖地问：

"现在你认为，咱俩之间的事是谎言？"

马尔祖格温和、忧伤地说：

“我对你十分敬重，也十分抱愧。可是，这是命，毫无办法。”

赛妮娅气愤地问：

“难道崇高的爱情会在一分钟内消逝，而代之以新欢？”

阿莉娅特喊了起来：

“太卑鄙了！我这才知道，自己是个傻瓜。”

马尔祖格说：

“真对不起，可我没办法。你是个美丽的姑娘，一切都会如愿的。”

赛妮娅说：

“你得承认，跟那个女人是逢场作戏，或出于利害关系。”

马尔祖格遗憾地摇摇头：

“不是的。”

阿莉娅特气极了，说：

“我该走了。”

马尔祖格乞求地对她说道：

“原谅我的过错吧！”

尽管是在这个陌生的地方，阿莉娅特还是叫了起来：

“我应该感谢命运替我揭开了你的真面目！”

她的声音颤抖了，眼泪即将夺眶而出。因此，她跑开了，消失在黑暗中。这时，赛妮娅狠狠地说：

“真可耻！”

马尔祖格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接着，换了个话题说：

“工作一个接着一个，我没法回家。不过，一有机会我就

会去看你们的。”

赛妮娅讥讽道：

“看来，搞艺术的代价太高了！”

马尔祖格装作没听见妹妹的挖苦，说：

“昨天我去医院看易卜拉欣了，但是不能跟他谈话。”

赛妮娅十分伤感地低下头，说：

“也许，你还不知道，他已经失明了！”

一时，马尔祖格真的惊呆了。只听见赛妮娅在抽泣。

“失明了？”

“是的。”

“完全看不见了？”

“当然。”

“他知道实情吗？”

“知道。”

沉默。摇动树枝的风声清晰可闻。马尔祖格喃喃道：

“真为你的命运感到难过，赛妮娅。”

“怎么说，我的命也比阿莉娅特的要好一些。”

“你是怎么决定的？”

“这还用问。我永远跟他。”

马尔祖格惊诧了：

“你说的是心里话？”

“千真万确。”

“钱他倒是不会缺的。可是……”

赛妮娅打断了他的话：

“我全想过了，这才决定的。”

“我希望你的决定是理智考虑的结果，而不是一时的感情

冲动。”

“我比你想象的更了解我自己！”

“那就接受我诚挚的祝愿吧！”

这回，该赛妮娅转话题了。她又回到了原来谈的那个问题上：

“和阿莉娅特的事，你就不能改变主意了？”

马尔祖格平静、坚定地说：

“不能。真对不起！”

“你在糟蹋真正的爱情。”

“我们一有机会就会结婚的。”

又一次沉默。最后，还是马尔祖格说道：

“我很佩服你。”

赛妮娅想走了，说：

“但愿我也能对你说这话。”

二十三

侯斯尼·希贾兹半躺着坐在吊灯下那个中间的沙发上，见艾哈迈德·利德旺导演一会儿来回踱步，一会儿一只胳膊支在酒柜上，不安地站着，便对他说：

“坐下来喝点酒，稳定一下情绪。”

导演生气地大声说：

“谁也不了解我！”

侯斯尼·希贾兹微微一笑，心里想：这年头，很明显都疯了！他记得，自己这辈子曾爱过一次，然后就彻底忘却了爱情。他已经五十多岁了，难道注定还要重新去爱、去迷恋、去发疯？

艾哈迈德·利德旺恼火地说：

“很久了，我已经注意到一些事情，只是假装没看见罢了。我原以为，这只是逢场作戏而已。”

侯斯尼·希贾兹温和地说：

“亲爱的艾哈迈德，请允许我提醒你注意，岁月无情，都上年纪了。”

“我比骡子还强壮呢！”

“坐下来喝一杯吧！”

“我正认真考虑要杀了她。”

“听听，你这个她原来的丈夫、稳重的父亲怎么竟会说

出这种话来。”

艾哈迈德厌恶地说道：

“婚姻和父爱，也阻止不了人们去热恋，去谋杀。”

“唉！你坐下来喝点酒，好不好？”

艾哈迈德跺了一下地板，说：

“他们说好要结婚了。直接结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她一下子将失去我和叶齐德两个人。是叶齐德把她从萨格勒比街的旧房子里接到尼罗河大厦的；而我，是把她培养出来的！”

侯斯尼安慰道：

“也许，我们能造就人才，但是，要永远把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掌握在手里却不容易。”

“疯了，她疯了。你难道不知道她的光芒就要熄灭，不会再有人同她签订演出合同了？”

“你到欧洲去旅游一趟吧！”

“让旅游、欧洲都见鬼去吧！”

“老同事，我为你难过。”

“你就没有比这更好的灵丹妙药了？”

“我这里也有一个相似的悲剧呢！我认识马尔祖格以前的未婚妻，她跟你一样痛苦。”

艾哈迈德痛苦地说：

“她的心病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就会过去的。”

侯斯尼尽管有异议，还是笑着说：

“那就是说，你是这个国家里唯一的有情人了？”

艾哈迈德唉叹一声，说：

“但愿真主折磨她，就像她折磨我一样。说真的，没有她

我不知道如何生活。”

“忍耐点。她感情多变。我敢打赌，这场婚姻维持不了几个月。”

“我也只能忍耐、痛苦了！”

“坐下来，喝点酒。”

“你只有这些劝说。”

“我又能做什么？”

“我能去杀掉……”

“你可不是那种会让刀子见血的人！”

艾哈迈德为了驱走屈辱的回忆，恼怒地说：

“我已经向她提出过结婚了！”

“愿真主和你同在！”

“这个婊子的答复是什么？她也决定结婚了，可是，是跟别人！”

说着，握紧拳头威胁道：

“大家正在准备预防空袭，预料会爆发全面的大战。好极了！我预言，将有一大灾难会降临到这该死的地球上来的。”

侯斯尼想起，窗户、灯和门前的红砖柱子都被漆成了蓝色，他的心揪紧了。他自忖：应有尽有的漂亮寓所，是自己生活中唯一的慰藉，如果它完了，怎么生活？如果自己也落到了难民营中，又怎么生活？他对艾哈迈德说：

“我劝你，手头的片子完了后，出去转转吧！”

艾哈迈德打了个哈欠，转身朝着酒柜，斟了杯酒，痛苦地说：

“我是需要进行一次长途旅行了。”

二十四

穆娜·扎哈兰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来电话的是萨利姆·阿里。他十分郑重地要求见她“几分钟”，在那家印度茶馆或她喜欢的其它地方都行。穆娜一口回绝了。萨利姆却一再要她答应。穆娜问有什么事，萨利姆说，电话里不好说，但要说的事很重要。

穆娜十分不安地去赴这个约。两人见面时，握了握手，便一起坐下了。穆娜一眼便看出，萨利姆并不如意。因此，她很高兴，可又对自己的这种感情感到不满。萨利姆明显瘦了，眼睛黯淡无光，面色苍白。穆娜从他的眼珠中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他也注意到了一些变化，使她缄默了。是不是伤感已使她面色如蜡，而她自己却不知道？萨利姆感谢她还是来了。穆娜却声明自己不能呆得太久，这话使萨利姆难堪了一会儿。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他预料之中的，于是他便说。

“自从最后一次见面后，咱俩都发生了一些令人痛苦的事，我多么希望在你遭难的时候能跟你在一起啊！”

穆娜一言不发。萨利姆于是又说：

“那时候，我的行为真愚蠢得没法说了。”

穆娜还是不说话。萨利姆接着说：

“我之所以结婚，是把它当作一种自杀的手段。”

“我还没来得及祝贺你呢！”话一出口，穆娜就后悔了。

萨利姆却装得毫不在意，说：

“听说你最近要结婚？”

“对！”

萨利姆的心情异常激动，担心控制不了自己，便沉默了一会儿，以理清纷乱的思绪。然后才说道：

“对不起，我想问问，你结婚是出于真正的爱情吗？”

穆娜抗议地问：

“你有什么权利这么问？”

“我绝对没有权利。不过，从自己的经历中知道，生活中任何考虑不周的行为都会产生灾难的。”

“说教者的外衣可绝对不是你能穿的。”

萨利姆长叹了一声，承认道：

“穆娜，我爱你。我仍然像第一天那样爱你。没有你，我无法生活。”

穆娜轻蔑、气忿地瞥了他一眼，他于是又说：

“我自己都做了些什么？我跟一名不幸的舞女结了婚，为什么？坦率地说，我认为你有责任。”

“责任？”

“咱们的爱情没得到应有的尊重。我用盲目的固执侵犯了它，你又以过分的高傲毁灭了它。有些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无视他们真正的幸福。”

穆娜蹙蹙眉头，显出一脸冷峻，以掩盖内心的激动：

“有什么必要把一些已经死去的东西再挖出来？”

“它不该死掉。”

“可是它的确死了。”

“我不信死神会把它夺走的。”

“这只是你个人的幻想。”

“我得到的只有痛苦。离了婚，才算解脱。”

穆娜看着远处，什么也没说，好像有什么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于是萨利姆又说：

“我的婚姻是一个荒诞的游戏。我知道，自己是无法和那个可怜的女人一块生活下去的。我们之间没有爱情，也绝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我能说什么？她是个薄命的女人，夜生活使她堕落，一系列的恶习和致命的鸦片瘾吸干了她心里的人性。”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因为我爱你。”

萨利姆等了一会儿，以便让自己的话能印入她的心中。这才接着说：

“如果爱情对你来说还有价值，那你就应该听我的。我知道，你把爱情看得圣洁。要是你喜欢那个律师，那就请你原谅我浪费了你的时间。但是，要是你想用结婚来填补空虚，那么，爱的空虚是只有爱情本身才能填补的……”

穆娜恼火地问：

“你想干嘛？”

“恢复我们的爱。”

穆娜无力地笑道：

“真是个可笑的要求！”

“它是我今生唯一的要求。”

穆娜不屑地耸耸肩，没说话，以便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萨利姆说道：

“希望就像神的启示一样照亮了我的心。”

穆娜起身说道：

“我该走了。”

萨利姆跟着她说：

“我不会对自己的努力失望的。再见！我的心永远属于你！”

二十五

房间里，易卜拉欣坐在沙发上，未婚妻赛妮娅和妹妹阿莉娅特坐在他的两边。易卜拉欣穿着宽大的袍子，领口上露出一个剃过的脑袋、一张憔悴瘦削的脸和一副遮住双眼的墨镜。这是他回家的第一天，听到了许多安慰和鼓励的话。然后，房间里就只剩下了他们三个人。他把头倚在冰凉的墙壁上，陷入沉思。对他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一切已成历史，光明已永远失去了。当他听到事情真相时，曾说“还不如死了的好”。现在，他不再说这话了。在家里，他心中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暖。他不再怀疑，活着总比死好。赛妮娅不停地说着话。她笑道：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这话我总写，总提，遗憾的是，却忘了它是谁说的了。不过，只是到了今天我才明白这话的含义。”

易卜拉欣对她动人的声音报以微笑。她又说：

“我会念给你听的。你将学会用盲文读东西，为自己开辟一条新路。”

易卜拉欣喃喃地说道：

“赛妮娅，我非常感激。你真是个天使。”

犹豫了片刻，又说：

“不过，我不要你以前的承诺了。”

赛妮娅怜爱地把食指放在他的唇上，说：

“我什么也没听见。”

“好好考虑一下。一时冲动作出的决定，总是非常不对的。”

赛妮娅坚决、自信地说：

“我想过了。显然我绝不需要再考虑了。”

“我不想成为一个自私的人。”

“这是我的决定。你牺牲了最宝贵的东西，又怎能把自私和自己联系起来呢？”

易卜拉欣把头埋在手心里，说：

“我不好意思。”

“而我却非常幸福。”

阿莉娅特说：

“相信她吧！我理解她的心情。”

这时，外面刮起了大风，接着又下了五分钟的暴雨。然后，天晴了，空气中散发着温暖、清新的芳香。卜易拉欣上了床，一会儿便沉睡过去，就剩下阿莉娅特和赛妮娅两个人坐在客厅里。她俩面前放着一壶茶和一碟青蚕豆。赛妮娅显得很幸福，胸中涌起一股说不出来的感情，那涌流的情感，给她启迪，使她有了无畏的勇气。她说道：

“我在想……”

阿莉娅特看了她一眼，寻求下文。赛妮娅便说：

“我不想欺骗他。”

阿莉娅特惊恐地说：

“别！”

“我不想……”

阿莉娅特畏惧地打断赛妮娅的话：

"别看我哥哥岁数不大，在这个问题上他承袭了我父母的观念。他永远不会理解你的。"

"我认为正相反……"

"可别！你对他真心实意这就够了。"

赛妮娅疑惑地问：

"他不是有权知道吗？"

"不行。我不承认那种只能带来麻烦的权利，他不会理解你的。"

"要是他问起来怎么办？"

"你对他真心实意这就够了。只要真心待他，过去的事就可以一刀两断了。"

两人都不安地默默考虑着。阿莉娅特终于说：

"咱们胡闹时没吃到苦头，有了真正的爱情更不该自讨苦吃了。"

赛妮娅觉察到，阿莉娅特的口气里有一种对自己悲惨命运的哀叹，便感动地说：

"你会再次找到爱情的。生活中爱情常在。"

"和平时期的灾难不比战争时期少。"

"我认为，灾难已降临我哥哥马尔祖格身上，而他却不知道。"

阿莉娅特伤心地摇摇头，然后，突然想起一件往事，说：

"阿里医生，是恶作剧的一个牺牲品。"

赛妮娅想起了穆娜，嘴唇上顿时有了笑意。阿莉娅特问她有什么好笑的，她说：

"笑穆娜的一些决定。"

阿莉娅持笑道：

"她应该发布每日公告，说明她动摇不定的意向。"

"你认为她和哈桑·哈木德先生完全断绝来往了？"

"我认为，她会尽快跟萨利姆·阿里结婚的。"

"尽管她太痴心，但这还是个明智的决定。"

"他们俩都太痴心了。"

沉默了片刻，阿莉娅特问：

"他们什么时候结婚？"

"穆娜和萨莉姆？"

"马尔祖格和费特娜！"

赛妮娅满面愁容，说：

"不知道。据说，他们俩拍完那部电影就办婚事。"

说罢，赛妮娅觉得十分惆怅，那股曾给予她启迪的感情的源泉很快就枯竭了。

二十六

哈桑·哈木德先生来到艾哈迈德·绍基大街的一幢别墅，记者萨福特·马尔坚请他共进晚餐。他们聚坐在对着花园的阳台上。哈桑坐在他朋友萨福特及其夫人奈赫妲·拉哈马妮中间。他狼吞虎咽地吃着饭，喝了不少酒，一直显得无所谓、没事儿的样子。萨福特·马尔坚对他说：

“我真担心你会觉得难过。”

哈桑简单、坦率地说：

“没什么好难过的。”

接着又说：

“只不过是个面子问题。”

的确，他没想到自己会处于穆娜给他设置的这种处境之中。他已经准备确定结婚的日期，决定在奥巴吉酒家举行婚礼。亲戚、朋友和同事都知道此事了。当穆娜凭着惯有的勇气就此事向他表示歉意时，他完全懵了，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只是求穆娜回心转意。他爱穆娜，喜欢她，梦想能和她一起幸福地生活。真该死！难道命中注定他情场的遭遇要和在政界的经历一样？

奈赫妲·拉哈马妮太太问哈桑：

“以后你打算干什么，亲爱的哈桑先生？”

哈桑老成地答道：

“我要像我老家上埃及的强盗一样，埋伏在深山里，拦劫过路人。”

萨福特·马尔坚先生哈哈一乐，打趣地说：

“你、还有当今的女孩子都怎么了？还是为有这么个结局赞美真主吧！”

奈赫妲说：

“现在，你最好在机会失去前找一个说得过去的妻子。”

哈桑懊恼地说：

“说得过去？”

“我的意思是，年龄、家庭都和你般配的。”

萨福特对妻子说：

“你那儿好像有新娘子似的。”

“合适的新娘子总会有的，你说呢？”

哈桑说：

“等等吧，过了这阵子再说。”

他心里自嘲：事物的规律决定了萨福特这个社会主义者同奈赫妲这样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子结了婚。而自己，则应该娶一个老百姓的女儿了。萨福特突然说道：

“穆娜和你的事是二十年前那件故事的重演呢！”

哈桑怔了一会儿，然后就笑了。奈赫妲问：

“什么故事？”

萨福特答道：

“一个以前的故事，哈桑是主角。”

哈桑自嘲道：

“那时，我是个笨蛋，不是主角。”

萨福特问：

“那姑娘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已经全忘了。”

哈桑告诉他：

“莎美蕾·瓦吉迪。”

奈赫妲说：

“这个名字以及她的故事我都没听说过啊。”

萨福特·马尔坚说：

“我们原来是法律系的学生，咱们这位朋友——哈桑先生爱上了那姑娘。她出身名门，不过，她那一房已没什么家产了。”

奈赫妲问：

“哈桑跟她订婚了？”

“仅仅是谈情说爱而已。哈桑是个大胆的情人，夜深人静时，他就摸到那姑娘的姑妈在尼罗河边的公馆里找她……”

“真是《天方夜谭》。不像话，不像话。”

“一天晚上，被门卫发现了，便追他，并开了枪。一颗子弹打在姑娘的脸颊上，我们这位朋友却溜了。调查这事的时候，那姑娘说她听到异常的脚步声，出来叫门卫，这才挨了一颗子弹。”

“有意思！”

“可是，那姑娘的脸给毁了，至少是脸颊给毁了。”

“真可怜！”

“我们这位先生逃出了公馆，也从那姑娘的生活中逃离了。”

“从她的生活中？”

“永远逃离了。”

奈赫妲还想说些什么，但是又忍住了。哈桑看在眼里，

便笑着说：

“别再说我了。什么话我都听过了。”

于是奈赫妲说：

“你本来是应该跟那姑娘结合的。”

“那是寻开心，不是爱情。我年轻时，疯疯癫癫的，同样，别人也这么待我。”

萨福特问：

“你知道她后来怎样了？”

哈桑说：

“现在，她在谢利夫大街上开了个商店，卖妇女用品。”

“你们见过面吗？”

“几年前，在比加勒酒家碰到过一次。她假装一点也不认识我。”

奈赫妲说：

“据我所知，你这人心肠不狠嘛！”

“真的，我不是没有痛苦和烦恼。甚至，当我们吉祥的革命来临时，我的麻烦都已成堆了。不过，革命带来了更深的痛苦，把我从那次痛苦中解救了出来。”

奈赫妲说：

“你还有点机会，跟那个女人结婚吧！”

哈桑放声大笑，说：

“对一个传奇戏剧来说，这真是个极妙的结局。事实上，她现在是个有名的老鸨了。”

“老鸨？”

“业余老鸨。”

萨福特问道：

"什么意思?"

"她家里，是一群女孩子的据点。她对她们有神奇的控制力，跟她们一道去男男女女的家里过夜，寻欢作乐，却不要钱。"

"怎么竟落得这么个结局!"

"听说，她嘲讽地说过：'纯真的时代已经和反动派、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一起消失了。'"

奈赫姐问：

"你不认为你对这个结果负有责任?"

"不，亲爱的夫人。她可以成为一个妻子，或者仅仅是一个放荡的女老板，或者是一个圣徒。"

他们为什么不想想我心中的痛苦及尊严的损害，而要为逝去的往事来跟我算感情的旧帐？莎美蕾·瓦吉迪难道不比我幸福千倍？空袭中，我家侄子死了，父亲也过世了。再说，我的名声也已被冤屈和诬蔑所玷污。但是，最危险的还是，一个人在四十岁时，还为失落的情感所征服。想到这里，哈桑转过头去，盯着萨福特，问：

"有什么消息?"

萨福特的看法总是很有分量的，他答道：

"没什么新的。不过，依我看，事情正在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

哈桑不快地说：

"愿真主宽恕你。"

萨福特发自内心地笑了，说：

"我忘了。我这是和一个偏爱以色列反对埃及部队的人说话。"

哈桑还是有点不高兴，问道：

“你以为这就是我的立场？”

“首先，要有个爱国的立场。”

“什么爱国立场？不是民主就是社会主义，不是美国就是苏联。如果你有权喜欢苏联，那我为什么没有喜欢美国的权利？”

萨福特认真地说：

“主要是看人民的愿望。”

“什么人民？”

“就是那些你所不了解的下层人民。”

哈桑的心里充满了奚落、痛苦、厌烦和愤怒。此时此刻，他讨厌一切，甚至讨厌花园里四处飘溢的桔花芳香；讨厌这湿润的夜晚；讨厌萨福特·马尔坚，连对奈赫妲·拉哈马妮也觉得讨厌。他告诫自己：等着吧！也许，转瞬之间，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的！

二十七

阿莉娅特一个星期内参加了两次婚礼。一次是她伤残的哥哥和赛妮娅的简单朴素的婚礼，另一次是在欧麦尔·海雅姆酒家的大厅里举行的穆娜和萨利姆·阿里的喜宴。她想：不管和赛妮娅、穆娜的友情有多深，结婚后，就不能一如既往了。这事她在以前已深有体会。因此，她感到了一种以前从未感到过的可怕的空虚。她不愿再作寻欢作乐之想。事实上，她需要的是爱情。

在部里，阿莉娅特接到侯斯尼·希贾兹的电话，邀请她去。她便在一天晚上去了他的寓所。侯斯尼同情地接待了她，吻了吻她的双颊，说：

"我早就等着你来看我了。"

阿莉娅特没搭话。侯斯尼又问：

"你现在都做些什么？"

阿莉娅特无精打采地说：

"吃，喝，睡。"

"我们应该从痛苦的人生经历中学会不要过度忧伤，不管苦难有多深。"

阿莉娅特还是有气无力地说：

"我正在学。不过，你知道，学需要时间。"

"你有魄力。我对你的将来还是放心的。"

阿莉娅特忍不住笑了。侯斯尼看着她，想知道为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

“你披上说教者的外衣真漂亮！”

侯斯尼走到酒柜边，斟了满满两杯有名的鸡尾酒，问道：

“莫非，这种话你以前已经听说过了？”

“你为什么要邀请我来？又有什么新片子了吧？”

侯斯尼递给她一杯酒，说：

“我在考虑我这些姑娘们的前途。我不会像你们忘记我那样忘记你们的。我已经跟艾哈迈德·利德旺导演谈过你的事了。”

阿莉娅特双眼一亮，关注、惊讶地轻声说：

“我的事？”

“我说，你是个漂亮的好姑娘，可以上银幕。”

阿莉娅特不知所措地大声说：

“我！”

“当然是你。”

阿莉娅特神经质地笑了起来，说：

“我无法想象。我不行……”

“马尔祖格以前想过他行吗？”

“我不是演员。还有，你忘了我父亲了？”

“他当然会暴跳如雷，会反对。我将跟他长谈一番，他最终会答应的。”

“他比你想的要固执。不过，他不是真正的障碍，障碍在这里。”

她指了指自己。侯斯尼便说：

“咱们试试吧。”

“你是认真说的？”

“艾哈迈德导演正准备考考你呢！”

“是什么促使你这么考虑的？”

侯斯尼笑了：

“为了使你的生活不仅仅是吃、喝、睡。”

阿莉娅特用笑声掩饰着不安。于是，侯斯尼说：

“我原想你会更热心些的。生活要求我们即使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也要有热情。”

两人一块喝着酒。阿莉娅特闭上眼睛，想考虑考虑。此时，侯斯尼在酒柜和电视之间踱来踱去。

阿莉娅特睁开眼睛，看见侯斯尼的双眼正盯着自己。只听侯斯尼问：

“你考虑得如何了？”

“就这样吧。也不会有比已经发生的事更糟糕的了。”

侯斯尼笑道：

“忧伤能创造新的哲理。”

阿莉娅特说：

“街上快黑了。”

“什么事都是你无法理解、无法挽回的。”

“将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尽情享受没有灾难的每一分钟。”

“流言蜚语不少啊！”

“假如开罗受到袭击，那末日便会来临。”

“我哥哥真可怜，愿真主保佑他。”

侯斯尼正儿八经地说：

“昨天我大哥的儿子被征去当兵了。我姐姐是个富孀，为了避免长子参军，千方百计地把他送到加拿大去当侨民了。”

“她是怎样办成这件事的？”

侯斯尼微微一笑，说：

“这事你自己去想象吧。关键是，在上个星期的一次撞车事故中，他死了。”

阿莉娅特“啊”地惊叫了一声。侯斯尼又说：

“要是你想笑，就笑吧！”

阿莉娅特问：

“莫非我们缺乏战斗精神？”

“访问前线的人可以感受到激昂的斗志，可是，他们的亲人却在担惊受怕中过日子。”

然后，又以确信的口吻接着说：

“你别忘了敢死队员，他们是这个时期的奇迹。”

外面的门铃响了起来。侯斯尼赶忙走过去，边走边说：

“可能是艾哈迈德·利德旺。你最好勇敢点。”

二十八

最后一天，费特娜·纳迪尔独自去上镜头，因为这个场面里没有马尔祖格的戏。大约晚上九点半，电影拍完了，大家互相祝贺，举杯畅饮。艾哈迈德·利德旺给工作人员发了报酬，并请费特娜去餐厅喝杯茶。费特娜换了衣服，跟着他走了。两人坐在一起，边喝茶边吃饼干。费特娜心想：这是否是分手前的小聚？她听到一些风声，说艾哈迈德将起用新演员出奇制胜，以便把她压下去。费特娜没太在意，她对自己在观众中的巨大影响是放心的。同时，她希望避免毫无意义的小摩擦，也希望艾哈迈德尽可能地冷静下来。艾哈迈德一直注视着她，问道：

"你在想什么？"

费特娜坦率地回答道：

"在想咱俩怎样才能保持朋友关系。"

艾哈迈德沮丧地说：

"友情不能代替爱情啊！"

"你应该对我公道些才是。"

"这就是说，你真的要结婚了？"

"我早就跟你实话实说了。"

艾哈迈德反对道：

"可是，在你的生活中，我不是无关紧要的人啊！"

费特娜承认：

“这当然是毋庸置辩的。我之所以能成功，全借助于你精神的光芒。”

艾哈迈德又满怀希望：

“谢谢你。可是，为什么要结婚？费特娜，没必要的。”

“我觉得，似乎你对我还不相信。”

“我很难相信你。”

“你不信人有可能会发痴？”

艾哈迈德无可奈何地说：

“正因为我是个痴心人，所以才相信，人是会发痴的。但是……”

他又不说了，费特娜问：

“但是什么？”

“但是，你是否已经痴心到了无视前途的地步？”

噢！他是在威胁！就是威胁！一点没变！于是，费特娜说：

“前途只掌握在真主一人手里。”

艾哈迈德讥讽道：

“我很欣赏你的虔诚。”

费特娜没一点笑意。艾哈迈德朝她凑近脑袋，说：

“那么，让我们还保持原来的关系吧！”

费特娜不悦地说道：

“我可是认真的呢！导演。”

艾哈迈德生气了：

“那么，以前你是闹着玩的？”

费特娜叹了口气，没说话。艾哈迈德怒火中烧地嘀咕了

一句：

“他妈的！”

接着，又警告说：

“我担心咱俩胸中的火都会熄灭的。”

“真要想取得成功，就什么也不怕！”

“我想，你并不了解自己。你爱的只有艺术啊！”

费特娜乞求地说：

“请你让我随便吧！”

艾哈迈德紧绷着脸，吼道：

“你在把我往深渊里推！”

“你是明智的。我对此抱有极大的希望。”

“你竟承认过去的感情是虚伪的，这太可耻了！”

费特娜蹙着眉头，说：

“咱们还是别提以前的事了。”

她把一只手放在艾哈迈德的手上，说：

“敞开你的心扉，去迎接新的友情。”

艾哈迈德恼怒地说：

“别跟我谈论爱情，好像你不明白似的。”

费特娜失望透了：

“没治了！”

艾哈迈德蛮横地说：

“是没治了！”

两人都不说话了。费特娜自问：怎样结束这次令人无法忍受的聚会呢？刚好，有个电话找她，她便舒了口气，站起身来。她对着话筒说话时，艾哈迈德还老远地盯着她。

只见，费特娜急匆匆地挂上了电话。有什么事情发生

了！而且，是重大的事情，比可以想象的更加严重！费特娜眼神散乱，疯了似的。离开时，连皮包都忘了拿。艾哈迈德拿起包，急忙朝她追去。刚喊她的名字，费特娜就冲着他的脸吼了起来：

“你！你！你这个凶手！”

说完，她像疯了似地朝自己的汽车跑去……

二十九

费特娜坐在金属椅子里，两眼通红。马尔祖格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脑袋和脸上缠满了纱布。事故以后，立即给他在下颌骨、下巴和脑门上做了复杂的手术。病房隔壁的休息室里，坐着易卜拉欣、赛妮娅和阿莉娅特。连艾哈迈德·利德旺也来探望了，只是发现气氛对他有点敌视，这才匆匆离开。

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马尔祖格受到了提问。审查中，他说：那天晚上，天全黑了，路上空荡荡的。他正在本·艾尤布大街上走着，遇到不止一个人向他扑来。他的脸上挨了许多拳，便完全失去了知觉。后来，在医院里才苏醒过来。

他又被问及一些惯常要问的问题：有没有仇人?怀疑谁不?他都否定了。然而，调查却把他的恋爱经过全部引出来了。于是，艾哈迈德·利德旺和阿莉娅特·阿卜杜也受到了传审。叶齐德正好不在开罗。艾哈迈德和阿莉娅特都否认与此事有任何关系。刑警在毫无头绪的气氛里继续进行调查。

马尔祖格的亲人和朋友的不安都集中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赛妮娅问：

“他的脸会变成什么样子?”

易卜拉欣说：

“他的前程就取决于这一点呢!”

赛妮娅又说：

"费特娜哭得挺动情的。"

"她为马尔祖格哭，也为自己。"

马尔祖格的亲人们心情沉重地等待着。过了一段时间，马尔祖格出院了，容貌完全变了。尽管医学能创造奇迹，他还是换了一副面孔。脸倒没变丑，只是失去了他的特色、魅力和气质，额头边上有个小坑，下颌骨有点歪，使他显出一种并不是出于本性的凶相；下巴向后偏斜。照镜子时，马尔祖格盯着自己的模样惶然地看了很久，泪眼濛濛。他颓然倒下，绝望地蜷作一团，喊道：

"我完了！"

他沮丧地看着费特娜，又说了一遍：

"我完了，费特娜。"

费特娜用双臂勾着他的脖子，热情地说：

"没完。"

"我完了，这你明白。"

"没完。"

"没完？"

"也许……也许……"

马尔祖格打断她的话，问：

"也许什么？"

费特娜垂下眼帘，说：

"像你这样有才能的演员，会有许多好角色能演的。"

马尔祖格绝望地叫道：

"你这是变相同意我的看法。"

费特娜把他搂进怀里，说：

“咱们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吧！”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

费特娜戏弄地在他脸颊上拧了一下，说：

“咱们得准备结婚。”

马尔祖格惊讶地看着费特娜，左眼跳动，眯成了一条缝：

“什么？”

“结婚。没心肝的！”

“这仅仅是出于固执？”

费特娜生气地叫道：

“不是！”

马尔祖格自忖：她说的是实话吗？奇迹真会在地球上发生？这时，费特娜的胸中正荡漾着爱情、怜悯和挑战。她决心粉碎卑劣的铁甲，朝幸灾乐祸者脸上啐一口唾沫。她使劲地把马尔祖格搂进怀里，说：

“咱们快准备结婚吧！”

三十

侯斯尼·希贾兹张开双臂去欢迎阿莉娅特，阿莉娅特则把头温顺地靠在了他的胸膛上。侯斯尼强烈地感到，她需要爱抚。他轻轻拍着阿莉娅特的背，说：

"今生和来世的焦急都印在你漂亮的脸上，阿莉娅特。"

阿莉娅特挣脱了他的双臂，坐在安乐椅上了，问：

"这一阵你去哪儿了？"

"我去南斯拉夫参加了一次短片电影节。"

"你没听说马尔祖格的事？"

"这正是艺术圈谈论的话题。许多人指控艾哈迈德·利德旺。但这仅仅是推测，没有证据。你看呢？"

"不知道，我自己也受到了传审。"

"我愿去替你受审，亲爱的。"

"费特娜和马尔祖格已经结婚了。"

"这事也成了艺术圈里的话题。不过，谁也无法预言结局将会如何。"

阿莉娅特泄气地说：

"赛妮娅和易卜拉欣很幸福，而马尔祖格和费特娜的婚事与此也有相似之处。"

"不一样，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可是，你还没跟我说你的事呢。"

“什么事儿？”

“和那个受指控的艾哈迈德·利德旺的事。”

阿莉娅特不屑地说：

“我完全失败了。我没有演戏的细胞。”

侯斯尼同情地看着她，说：

“这使你难过吗？”

“不。”

“我不在的时候你来找过我，有什么事？”

“我每天晚上都来按你的门铃。”

侯斯尼揶揄地笑道：

“现在你发现我是你真正的情人了？”

阿莉娅特指着她的肚子，沉吟半晌，然后才说：

“这儿有了个本不希望有的东西。”

侯斯尼惊恐地喊了起来：

“不会的！”

“这是事实。”

“可是，你总是很注意的。”

阿莉娅特痛苦地说：

“老得注意，我烦了。活也活够了。”

侯斯尼盯着她，心里却想起了作为一个观光者在杜布罗夫尼克港①所看到的亚得里亚群岛的月下景色。随后又问：

“是谁？”

“你想不到的。”

“小年轻儿？”

---

① Dubrovnik 南斯拉夫的一个港口，位于亚得里亚南部海岸。

“一个不认识的旅游者，长着金黄色的胡须，长长的头发。他请我吃晚饭，我答应了。”

侯斯尼大笑了好久，才说道：

“留下吧。没准将长成一颗明珠呢！”

“你不在的时候，我都快疯了。”

侯斯尼同情地说：

“你不该这么犯愁的。”

阿莉娅特非常激动，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说：

“先是传审，后来他们又结了婚。我觉得这世界已经到了末日，不会复活了。”

侯斯尼难过地斟满两杯酒，递给阿莉娅特一杯，说：

“为了你的健康！”

两人一齐干了杯。侯斯尼出于真心的同情，编造说：

“我坐在杜布罗夫尼克的一个地下花园里时，曾想起过你，我的心对你异常眷恋。”

“也许，那时我也正在念叨你，正在按你的门铃，却没有人回答。”

“我的心和你在一起。别害怕，亲爱的。”

阿莉娅特出声地叹息了一声。在这间屋子里异样的气氛中，这声音像一个旋律，余音不绝。侯斯尼·希贾兹正在忍着头脑中涌现的欲望，这是一种突然来临、美滋滋的要和阿莉娅特作爱的欲望。他没表露出来，却走到电话前，拔动号码盘：

“喂！……莎美蕾吗？……怎么样？……你一下子就听出了我的声音，真是好极了。……我要你马上来。要是可以的话，现在就来。……再见！……”

回到阿莉娅特身旁，侯斯尼问：

“你认识莎美蕾·瓦吉迪吗？”

阿莉娅特摇了摇头。侯斯尼于是说：

“该是你认识她的时候了。”

三十一

在认识穆娜以前的四十年里，哈桑·哈木德从没考虑过结婚，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和穆娜结婚的计划失败后，他便一心只想结婚的事了。

一次，他在阿朱萨区法得勒大街自己的公馆里请奈赫妲太太和她丈夫萨福特·马尔坚先生吃晚饭。晚饭后，这个问题又被奈赫妲太太提了出来。

哈桑先生的公馆很大，有一个大花园，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他一个人和一些仆人住在里面。哈桑雇用了一名一流饭馆里都很罕见的高级厨师。他贪嘴好吃。奈赫妲在这方面跟他一样。萨福特则不同，只要有两杯威士忌，再来点烤肉、蔬菜和水果就够了。他们围绕着结婚这话题谈开了，是哈桑自己开的头，尽管他特别酷爱那些没完没了的政治话题。他对奈赫妲说：

“我想听听你那儿的新娘子最近有没有消息。”

萨福特说：

“我敢打赌，今年年底前你能结上婚。”

奈赫妲太太说：

“有个寡妇，像您一样出生于大户人家。独生女在念大学。”

哈桑泄气了：

“她的岁数不会小于四十吧？”

“刚好四十。”

哈桑反对道：

“可我才四十啊！必须找个年轻的新娘。”

奈赫妲笑着说：

“我又不是媒婆。”

萨福特说：

“你应该自己在电影厂、舞厅或马路上找去。”

哈桑失望地说：

“我没功夫去找。要不是受托去为那个案子辩护，就不会认识穆娜·扎哈兰了。”

奈赫妲笑着说：

“你只有等另外一个案子罗！”

萨福特问哈桑：

“年轻的一代中有与你般配的姑娘吗？”

“为什么没有？”

“她们对生活和爱情都有新的观点。”

哈桑毫不迟疑地说：

“在这方面，我比你想象的要开明得多。”

萨福特笑道：

“政治上反动、爱情上开明的人，你也不是第一个了。”

哈桑深棕色的脸阴沉下来，目光愈发凶狠了。反动的罪名时常会惹他生气。他认为，只有民主才是进步的目标，除此之外，便是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了。他把民主理解为社会精英间的一种合作。这些精英包括有实际利益、有思想、有文化的人。至于普通老百姓，他是不承认的，不把他们当人

看待。因此，他从未向人民伟大的革命浪潮低过头。他一直在嘲笑他那个阶层里那些受革命影响的人。他们拼命摇晃家族的大树，想找到一根出身下层的贫穷分枝，以便在将把他们连根拔起的猛烈飓风中得到庇护。他自己则总是为出身名门，祖辈、父辈都是显贵而自鸣得意。他用贵族的、神经质的眼光去接人待物。萨福特·马尔坚偶然的批评使从他结婚的话题中摆脱出来，又谈起了他那永恒的话题——政治：

"美国的民主反动吗？美国是科学化的民族，依靠科学已超越了共产主义的神话和那些骗人的预言。"

奈赫妲说：

"咱们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的。内地都已经遭到袭击了，没人还会像咱们这样神聊了。"

哈桑气愤地说：

"问题在于，我们是战败的民族。可还拒不承认失败。"

然后，看着萨福特，又问：

"依你看，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承认现实？"

萨福特点燃一枝烟，说：

"为了加强我们的防御，苏联人将迈出新的重要的一步。"

又是俄国佬！对俄国佬哈桑比对霍乱还要讨厌。如果没有他们，"六·五"战争会成为一个真正幸福的日子和失落的天堂的！他问萨福特：

"我们能坚持到苏联增援到达吗？"

萨福特自信地说：

"他们不会允许咱们再次失败了。"

"你们如此信得过。祝贺了！"

萨福特笑道：

"苏联人不是在利用我们。"

哈桑放声大笑。他认为这简直是笑话，便用笑声来安抚自己满腔的仇恨和血腥的期望。奈赫妲很快就讨厌谈政治了，便用高兴的语气问哈桑：

"你为什么不把想结婚的愿望登在一家杂志上？"

哈桑笑了。萨福特也笑了。接着，他支持这个意见说：

"我建议启示如下：

'某某，著名律师。家境殷富，出身贵族。年方四十。美国式的癖好，以色列式的观点。欲觅一位二十岁、有当代思想、漂亮的姑娘为妻。'"

哈桑又笑了，说：

"内政部马上就会给我答复的！"

三十二

马尔祖格和费特娜在阿斯旺度过了蜜月。回到开罗后，便住进了艺术街的一座公寓，准备面对命运。马尔祖格失去的信心已恢复了不少，头脑里闪烁起并不苍白的梦。费特娜应邀担任一部电影的主角，便建议让马尔祖格给她演第一配角。但是，她的建议被一种她认为是不能接受的方式拒绝了。于是，她便自负地拒绝了这部电影。一周内，这样的事又重演了一次。这时，马尔祖格认为事情值得商量。他的信心动摇了，美梦也烟消云散。带着一颗干涸的心和一个失望的决定，他跟费特娜商量道：

“从现在起，你不许再拒绝拍电影了，否则……”

费特娜打断了他的话：

“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好角色的。”

“重要的是，得别人相信才好。你可以提建议。不过，别拒绝了。”

马尔祖格觉得，以前的成功，似乎是另一个人的，与他毫无关系。他阴郁地对费特娜说道：

“我最好还是认真考虑一下那个我还没去干的工作。”

费特娜吃惊地说：

“一天干六小时，挣十七镑？”

“我应该正视现实，即使这很痛苦。”

从一开始，马尔祖格就不想冒任何无谓的风险，不想去胡思乱想：

“很明白，我已经不适合演主角了。”

费特娜温柔地说：

“电影里不止一个角色。不过，千万别去跑龙套，一掉进那张罗网，你就逃不脱了。”

是的，那是张罗网；这优雅的住处也是罗网；牺牲了自己个人的价值换来的爱情是第三张罗网。他走投无路，已到了厌世的地步。

电话铃响了。说话的竟是艾哈迈德·利德旺！他想来拜访。费特娜询问地看着马尔祖格，尽管情绪激动，马尔祖格还是说：

“要是为了工作，就让他来吧。”

艾哈迈德·利德旺准时来了。他只是鞠躬致意，以避免去犯握手之忌。他彬彬有礼，毫不骄矜地坐下了，说：

“咱们有点误会。”

他的眼光在两个主人间扫了一下，接着说：

“我们应该消除误会，没必要互相误解。因为，我们必须共同工作。”

见没人搭理，又觉得两人的目光像炭火炙痛着他的脸，便又说：

“我受到传审是荒谬的，这使我非常痛苦。一个真正清白、无辜的人都会觉得痛苦的。”

还是谁也不说话。他只得扭头朝马尔祖格说：

“我不是元凶，和你一样，我是个搞艺术的。我对同事的爱是堪称典范的。”

费特娜这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对艾哈迈德表示欢迎，也没有给他上点饮料，便指着酒柜说：

“对不起，你喝点什么吧！”

艾哈迈德起身朝酒柜走去，拿出一瓶他最喜欢的科夫酒，倒了一杯。然后又回来，接着对马尔祖格说：

“很多人都可以受到怀疑。证明清白无辜还不足以使我高兴。重要的是，希望你明白，我是无辜的。”

听到的只有呼吸声。于是，艾哈迈德显出一脸遗憾，说：

“打开你的心扉，跟我坦率地说说心里话吧！”

见他两眼直直地盯着自己，马尔祖格这才说：

“我不再想这事了，让警察去解开疑团吧！”

“好极了！咱们等着吧。我这才完全放心了。现在，咱们谈工作吧！”

他一口气干完杯中物，看着费特娜说：

“咱们本来有许多合作的计划。”

见费特娜点了点头，他又说道：

“为什么不能加以实施呢？”

费特娜平静地说：

“答案在你那儿嘛！”

“没什么。咱们开始干吧！”

费特娜指指丈夫说：

“他原先也是在这些计划里的。”

艾哈迈德信心十足地说：

“会给他一个好角色演的。”

“我想先看看脚本，研究一下他的角色。”

"好。可是我劝你要灵活、明智一些。在这种可悲的局势下，制作影片是一场冒险。制片人随时都得想到这一点。只要一次入侵或空袭，这部电影的摄制也许就会停下来。也许，整个电影界都得停止工作。只有明白这一点，才是聪明人。"

费特娜平静、坚决地说：

"我已说过我的意见了，艾哈迈德先生。"

"记住，如果同国家遭受的灾难比起来，咱们的苦恼都是小意思。"

费特娜不禁笑了，说：

"我不记得你以前曾关心过国家的苦难。"

艾哈迈德不服：

"难道能向一个兄弟在前线工作的人说这种话？"

他站起身，再次鞠躬致意，然后就走了。

三十三

在扎马利克区穆娜·扎哈兰的家里，阿莉娅特认识了哈米德。那天，赛妮娅和阿莉娅特应邀去吃晚饭。由于哈米德是穆娜丈夫萨利姆的弟弟，所以也来了。哈米德一下子就欣喜地盯上了阿莉娅特。在把赛妮娅和阿莉娅特送到汽车站去的路上，哈米德表示想跟阿莉娅特会面，以便加深对她的了解。是赛妮娅鼓动他这么做的。因此，这事便说妥了。

傍晚，他们在塔拉特·哈尔布广场见面了。哈米德问阿莉娅特喜欢去哪儿坐一坐，阿莉娅特便说去那家印度茶馆。也许是因为此地撮合了穆娜和萨利姆，因此，她对它抱有乐观态度。哈米德对阿莉娅特的情况知道不少，比如说，她的学位、在社会事务部供职以及其它一些阿莉娅特认为是穆娜告诉他的情况。当哈米德说起他在一个单位的秘书处做小职员时，阿莉娅特颇觉惊讶。这工作与他聪明、博学的谈话毫不相称。她问哈米德：

“你哪个系毕业的？”

哈米德不情愿地说：

“仅仅是高中毕业。”

阿莉娅特有点尴尬，说：

“其实，你很有才学。”

“那是另一码事。”

哈米德在她的眼中看到了为礼貌所遮掩的疑问，便说：

“我拿了高中文凭后，被拘留过。”

阿莉娅特关切地问：

“为什么？”

哈米德笑笑：

“因为搞共产主义的罪名。”

阿莉娅特好奇、同情地看着他。哈米德又说：

“在我以共产主义罪被拘捕时，我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分子。”

“这可太遗憾了，也太奇怪了。”

哈米德微微一笑：

“你太美了。”

阿莉娅特心想：这话听过多少遍了？可是，有几次是只谈漂亮的脸蛋的？她便说道：

“你别给我戴高帽子。”

“打第一眼起，我就觉得我跟你有点缘分。”

阿莉娅特简单地说了声：

“谢谢。”

接着，她又问道：

“可是，你是怎么背上共产主义罪名的？”

“不知道。”

“我不能想象，怎么会如此容易地受到诬陷。”

哈米德挖苦道：

“什么事都是可能的。”

阿莉娅特蜜色的双眼中露出既有嘲讽又有痛苦的神情。哈米德说：

“革命爆发时我才八岁，我也是在革命中诞生的。”

两人久久对视着。哈米德又说：

“我嫂子穆娜喜欢你，她还跟我说过你那个英雄哥哥。”

“他正在黑暗中凭坚强的意志开辟道路。”

“她还说起过他的妻子，使我很钦佩。”

“爱情有时能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

“我觉得，爱情永远是这样的。”

“不，并不总是这样……”

哈米德微微一笑，说：

“没必要悲观，我不喜欢悲观。”

“好吧。”

两人呷着茶，吃了四块蛋糕。此间，彼此会意地对视着。

然后，阿莉娅特问：

“你被征兵了吗？”

哈米德简略地答道：

“没有。”

又接着说：

“我的左眼几乎看不见东西。”

阿莉娅特同情地问道：

“得过病？”

“在拘留所失明的，或者说几乎失明。”

阿莉娅特的脸上显出惊惶的样子，哈米德便笑着说：

“用一只眼睛我也可以欣赏你，更不用说用一只半眼了。”

“可是，你跟共产主义没牵连啊！”

哈米德笑了，说：

“他们释放我的时候，在他们眼里，我几乎已成了共产主义者了。”

阿莉娅特笑了。哈米德也笑了。这些事情，在他俩看来都十分可笑。这时，哈米德问：

“电影和跳舞，你更喜欢哪样？”

阿莉娅特甜甜地说：

“对不起，今天晚上别玩了。”

三十四

侯斯尼·希贾兹吃惊地看着来人，然后张开双臂，两人热烈地拥抱起来。那女人挣脱了侯斯尼的双臂后，径自走向客厅。侯斯尼跟在后面，说：

"亲爱的莎美蕾，什么风……"

莎美蕾·瓦吉迪关掉了收音机，问：

"你在听最近的战况？我很想喝点你调的鸡尾酒。"

侯斯尼朝酒柜走去，说：

"这是你头一次单独来我这儿。"

莎美蕾端起酒杯，柔声说道：

"我这次来是为我自己，而不是为了你。"

莎美蕾个子不高不矮，苗条得像马戏团里的演员，皮肤白里透红。从正面或左侧看，她都很美，显得潇洒、高雅。右脸颊则皱巴巴的，胭脂红得发紫，上面斑斑点点，坑坑洼洼，像结满疙瘩似的。她大腿跷二腿地坐着，直勾勾地盯着侯斯尼，终于引起了侯斯尼极大的好奇。他站在莎美蕾面前说：

"我多喜欢你啊，莎美蕾。"

"别逗了，你喜欢的是我带来的'小雏儿'。"

"但是，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尊敬你。"

莎美蕾揶揄道：

"尊敬不尊敬对我来说没关系。"

"没有比遭到过不幸的人更受人尊敬的了。"

"别再跟我提那些我已不记得的事情了。"

侯斯尼真诚地说：

"咱们处在一个金钱至上的庸俗时代，你可以趁机赚上成千上万的钱。但是，你却是为了欢乐和爱情而不是为了金钱才奉献出自己的美。你属于另一个世界……"

莎美蕾笑了，欢喜地说：

"我是一家商店的老板，很有钱……"

"别一听赞扬就放弃权利。只要你愿意，早就发了。那种富有的程度是你眼下的财产所无法比拟的。"

莎美蕾站起身，自己去酒柜又斟了一杯，然后坐回原地，说：

"听着，亲爱的老色鬼，我来你这儿是为了一个与我有关的问题。"

"愿为你效劳。是不是想看一部最新的片子？"

莎美蕾把目光投进了他的灵魂，平静地说：

"我想要阿莉娅特。"

侯斯尼一下子懵了，好像在试图记起这个名字说的是谁。莎美蕾厉声说：

"就是那个请我帮她流产的姑娘。"

"噢！不过，除了她自己来过我这儿，我对她几乎什么也不了解啊！可以冒昧地问一下原因吗？"

莎美蕾简单地说：

"看来，我迷上她了。"

侯斯尼笑了，问：

"可是，她会乐意干那种事吗？"

"我有把握！"

"你不是有些那样的姑娘吗？"

莎美蕾生气地说：

"没想到，像你这样有经验的老色鬼也会说出这种废话。"

"对不起。可是，她本来不是在你手里吗？"

"她去商店里找过我一趟，表示感谢。以后就没露过面。"

"可能是故意躲起来了。"

"我怎么找她？"

"我答应你，假如她哪天来我这儿，我向她转达你的意思。"

莎美蕾恼火了：

"找你没用。你太自私了，只想要，不想给。你忘了，我给了你多少好处！"

"为了让你能嫁给一个好男人，我也帮过忙的。"

"你知道，我不喜欢男人。甭跟我卖人情。"

侯斯尼沉吟片刻，说：

"我知道她在社会事务部工作。可是，不知道在哪个部门，也没她的地址。有时，能通过她父亲知道一点她的消息。他父亲在卡马尔谢赫大街上的'快乐'咖啡馆里当服务员。"

莎美蕾急切地说：

"我等你的电话。"

两人久久地对视着，然后，侯斯尼微微一笑，说：

"干了你那杯，亲爱的。"

三十五

马尔祖格·安瓦尔觉得，默默的不安和担心像乌云一样笼罩了生活。对此，费特娜亦有同感，只是没有表露出来而已。即使在笑声欢语、觥筹交错中去追求生活的奢华，也无法改变事实分毫。越是款款细语，越觉忧心忡忡。宽心话终于像小虫一样，蜷缩着把自已收了回去。一天，马尔祖格对费特娜说：

“签订合同的季节已经过了，咱们却一个也没捞着。”

费特娜不屑地说：

“那就放一年的假吧。”

马尔祖格知道她的心里在想些什么，便说道：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费特娜固执地说：

“听天由命好了！”

这是在发生冲突时而不是在情意绵绵中表现出的固执。谁知道，爱情是否还存在？或者，它已成了一个外壳，内中包含的，却是激烈冲突的核心？费特娜爱过的那个人，已经不复存在了。马尔祖格说：

“我们不能等着一块儿破产。”

“你老担惊受怕的，这个世界要比你想象的好得多。”

“我求你以后别再为了我的缘故拒绝接活儿了。”

“跟艾哈迈德·利德旺也干?”

“跟他也干!”

“可是，我决不干!”

马尔祖格绝望地喊道：

“我反对……”

“你愿意演配角?”

“最好还是找个普通的活儿干干。”

费特娜吃了一惊，说：

“说实话，你心里在想什么?”

“我希望你演你的电影，我还干老本行去。”

费特娜用双臂搂住丈夫的脖子，吻着他的脸颊，说：

“你是我爱情的牺牲品。”

马尔祖格掩饰住心里的不快，说：

“我不需要同情。”

费特娜责备道：

“可是，我始终是爱你的。”

马尔祖格吻了一下她的脸，说：

“听着，我心里想的是你的艺术……”

费特娜十分激动地把头扭开了。马尔祖格又说：

“什么事对我都无关紧要了。”

费特娜沉默了一会儿，说：

“真正重要的是咱们的爱情。”

“如果我们能飞，再爬就是发疯。”

“你这是什么意思?”

马尔祖格沉默不语，紧闭着嘴，脸上便自然而然地显出一种凶相。费特娜又说：

“你的心事真重！”

马尔祖格微微一笑，说：

“别再怜悯我了。”

费特娜恼火地喊了起来：

“不许再说这个字眼。”

“遵命。”

费特娜叹了口气：

“这种一筹莫展的处境太令人痛苦了。”

“但是，再复杂的情况也是有办法解决的。”

“这要牺牲尊严或幸福，甚至两者都要牺牲。”

“这总比处于僵局，令人气馁好。”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马尔祖格心烦意乱地说：

“我们应该承认，现实并没有我们幻想的那么幸福。”

费特娜哭喊起来：

“你看不起我！”

“我的话里没有看不起人的意思。”

“只是你以为没有罢了！”

马尔祖格遗憾地说：

“咱们原想能比翼齐飞，可是，事与愿违啊！”

费特娜生气地说：

“我只是想和我爱的人结婚而已。”

马尔祖格机械地吻了她一下，说：

“我很抱歉。”

而后，站起身来，说：

“我想出去走一走。”

“都这么晚了！”

马尔祖格边走边说：

“这时候散步，是一剂良药呢！”

三十六

夜籁人静时，他们抽着烟，沉浸在惬意的安宁之中。

侯斯尼·希贾兹出神地看着他缓慢有致地喷出的烟雾。阿卜杜·白德兰吸着一支纸烟。阿什马维倚缩在一个暖和的角落里，也在抽纸烟。外面，庆祝赛义迪·白尤米生辰的歌声不停地传来。一个卖肉饼的拿了一张夹馅的饼走过来，边上露出里面夹着的几根香菜。他把饼给了阿什马维，站着等付钱。阿什马维正眯着眼睛从一个铁盒子里拿钱。趁等的功夫，卖肉饼的对阿什马维说：

"咱们的人昨天潜入敌后，打得他们溃不成军。"

阿什马维得意地点点头。卖肉饼的又说：

"这以后，部队就要向前推进了！"

阿什马维边给他钱边说：

"别忘了咱们空军的袭击，该我们打了。"

卖肉饼的满意地走了。阿什马维拿着他的夜餐，声音很响地嚼着，中间夹杂着抽水烟的"咕咕"声。阿什马维回头朝侯斯尼·希贾兹看了一眼，说：

"他们给了他一辆三个轮子的车，他坐在上面，用两只手滚着轮子走。不过，他一个人是不会走远的……"

侯斯尼·希贾兹一开始没明白阿什马维在说谁，随后才想起了阿什马维那位双腿被锯掉的英雄邻居，便说：

“好。好。”

阿卜杜·白德兰问阿什马维：

“他还能结婚吗？阿什马维。”

“能。这是我从他奶奶那里听来的。”

侯斯尼说：

“给他娶个老婆吧，你会有好报的。人什么都能习惯，就是受不了孤独。”

阿卜杜大叔说：

“易卜拉欣就在凭着毅力成功地面对生活。”

阿什马维说：

“你儿子有文化。这是一大优势。”

阿什马维直通通地把失明和失去双腿作了一番比较，然后叹了口气，说：

“我年轻的时候，只要冲出一条路，以色列就得闪到一边去！”

侯斯尼控制不住自己，笑得直咳嗽。三个人又不说话了，歌声再次不断地传进他们的耳朵。阿什马维兴奋地摆摆头，说：

“我以前是追随白尤米的。”

阿卜杜大叔对他说：

“你一辈子都是个罪犯，要劝你走正路也没用。”

阿什马维哈哈直乐，没说什么。阿卜杜大叔朝侯斯尼走过去，好像有什么憋不住的秘密要说似的。侯斯尼先生颇能了解他的心思，便问他想说什么。于是，阿卜杜说：

“有个很好的人来找阿莉娅特了。”

侯斯尼面露喜色，轻声说：

"真的?"

"是个年轻的职员，他哥哥是个大律师。"

"托真主的福。"

阿卜杜大叔不说了。他正在考虑着，犹豫不决。然后才说：

"我听说他坐过牢。"

阿什马维问道：

"这年头，坐过牢的也都当上职员了?"

阿卜杜大叔接着刚才的话说：

"是因为政治原因。"

侯斯尼对阿什马维说：

"这没什么不光彩的，阿什马维。"

阿卜杜大叔说：

"易卜拉欣同意了。要是不光彩，他是决不会同意的。"

阿什马维说：

"我曾做过一次政治犯。"

阿卜杜大叔说：

"就一次。后来的几十次都是跟政治无关的。"

"说真格的，贩毒和搞政治一样，也没什么不光彩的。"

"就算是吧。那么，打斗和强奸呢?"

阿什马维自豪地说：

"那是能耐!"

阿卜杜大叔大叫起来：

"你这该死的!"

阿什马维拍着手说：

“这世道怎么啦？女人在大街上光着身子，坐过牢的能当职员，犹太人能打进来！”

三个人又缄默了，听着歌声……

三十七

阿莉娅特正在部里工作时，莎美蕾·瓦吉迪商店一名不认识的女店员来找她。女店员告诉她，找到这个地方费了不少劲，并请阿莉娅特去谢利夫大街莎美蕾商店会一会莎美蕾。阿莉娅特的心一紧。她忘不了莎美蕾的恩情，并曾去商店谢过她。她发现，莎美蕾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希望和阿莉娅特密切交往，那结交的方式却令人生疑。因此，她便再也没去看过莎美蕾。面对这新的邀请，阿莉娅特的心揪了起来。那女人是一团矛盾。她外表高贵，不重金钱，可是，她老于淫荡之事，和那个把诊所搞得像尸体解剖室的医生关系密切。

当晚，阿莉娅特去了侯斯尼·希贾兹那里，对他说了受到邀请的事和她的疑点。侯斯尼一开始显得局促不安，然后，以显得十分可怕的简单口气说：

“莎美蕾迷上你了。”

虽说这话有多种解释，但阿莉娅特还是无法往好处去想。她真的害怕了。然而，还是装糊涂地问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完全懂得我的意思。”

阿莉娅特蹙起眉头，紧闭嘴唇。侯斯尼便柔声问道：

“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阿莉娅特厌恶地说：

“没有。”

“那么，要有麻烦了。”

阿莉娅特畏惧了，小声问：

“麻烦？”

侯斯尼向她扼要地讲了一下莎美蕾·瓦吉迪的过去和现在，然后说：

“她的生活里充满了痛苦不幸和寻欢作乐。”

阿莉娅特不安地说道：

“我不去。”

又恳求道：

“你能帮我躲开麻烦的。”

侯斯尼同情地对她说：

“我试试。不过，对结果可没把握。”

侯斯尼义不容辞地请来了莎美蕾，亲切地给她端来了一杯酒。莎美蕾的目光穿过长长的睫毛一直注视着侯斯尼，然后才机智地说：

“别拐弯抹角的。说你的事吧！”

侯斯尼放声大笑，说：

“你的朋友不是那一路的。”

“她还没回答我的邀请呢。”

“她来我这儿了”。

“你跟她明说了？”

侯斯尼友好、温柔地说：

“她不是那一路的。她正在忙结婚。你别再盯着她了。”

一阵汹涌的怒潮涌上莎美蕾的心头，她喊道：

“这头母猪！”

“莎美蕾!”

“要是我生气呢?”

“没必要生气的。”

“有没有必要得问我!”

侯斯尼用手指抚摸着她的下巴，问：

“还非得强人所难不成?”

“这母猪。她莫非忘了?”

“莎美蕾，阿莉娅特有过和你相似的遭遇，现在她正忙着要结婚。”

“她结不成婚的!”

这个决定使侯斯尼害怕了，他说：

“你这人并不残酷，也不是坏女人。”

“这么说，你还不了解我?”

“可是，你想干什么，亲爱的?”

“我会把真相告诉她未婚夫的。”

侯斯尼叫了起来：

“不会吧!”

“会的!”

“我不信。”

“等着瞧吧!”

失败使侯斯尼沉默了好久，然后才说：

“第一个使你痛苦的人你也放过了，而且还在寻欢作乐，没受惩罚啊!”

“原先我没有经验。”

侯斯尼绝望地扭开头，朝酒柜走去。

三十八

马尔祖格躲起来了，以后谁也没碰见过他。他我行我素，躲了起来，把自己关在哈勒旺的一座公寓里，几乎与世隔绝。自禁期间，他在艺术杂志上看到了自己的消息。这些消息十分有趣：马尔祖格逃出新婚家庭，给费特娜·纳迪尔寄去一张离婚证书和一封感人肺腑的信；费特娜精神崩溃，正由大夫治疗；费特娜四出寻夫，毫无踪影等等。过了一段时间，闲话少了，这件事便石沉大海。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消息传开，说费特娜接受了艾哈迈德·利德旺导演的一部新片子。马尔祖格自忖：我已跟死去的人一般，只是能知道死人无法知道的事情而已，即能亲眼目睹身后遗留之事。他又想：自己眼前只有两条路，不是当一个忠心的狗，就是做王八，二者必居其一。他在住处安顿好一切后，回到了亲人中间，决定找个活儿干。

一天，阿莉娅特在办公室，突然看见马尔祖格来了。她盯着他的脸看了有半分钟，似乎，在怀疑是否是他。这使马尔祖格受到了伤害。他对阿莉娅特说：

“我不得不来。”

阿莉娅特不明白他的意思。马尔祖格知道，阿莉娅特讨厌他来，但是，还是说道：

“为了能继续生活，我想来道歉。”

阿莉娅特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说：

"这已经无关紧要了。"

马尔祖格没有走，却坐下了，说：

"咱们一块吃午饭吧。我要对你说几句话。"

阿莉娅特冷冷地说：

"绝对没必要。"

"我主意已定。"

阿莉娅特觉得，马尔祖格十分沮丧，需要对他客气些，便同意了。

两人去了库尔萨勒饭店，毫无味道地吃了午饭。然后，马尔祖格要了咖啡。他指着自己的脸说：

"我最终成了这个样子。"

阿莉娅特竭力不露声色，低声说：

"真不幸。不过，恶运也是可以遏制并战胜的。"

"谢谢。"

"绝对没必要灰心。记住我哥哥易卜拉欣的例子。"

马尔祖格再次道谢。他觉得，阿莉娅特的心已被一个坚固的保垒隔开了。他沉思片刻，然后说：

"毫无疑问，你生我的气了。"

阿莉娅特非常简单地说道：

"过去了，就完了。"

马尔祖格苦笑道：

"那样更叫人痛苦。"

阿莉娅特沉默不语。马尔祖格又说：

"有时，我们会在无意的疯狂中做出一些错事。"

阿莉娅特不同意这话：

"是有意的。"

马尔祖格虽然是真诚的，却用从演戏中学来的腔调说：

"我曾想，也许，因为我已经受到惩罚，别人便会原谅我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马尔祖格迟疑了好久，才问道：

"我可以奢求你的原谅吗？"

"我不明白你在要求什么。"

"但是，这很明白。"

"这再也无关紧要了。"

"但是，对我来说，这就是一切。"

"我再说一遍，这无关紧要了。"

马尔祖格两眼闪出希望的火花，说：

"也许，这能为我们揭开新的一页呢？"

阿莉娅特坚决地说：

"什么新的一页？"

"可是，你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阿莉娅特用断然的口吻说：

"别白白浪费你的时间了。"

"听我说……"

"这事我连想都不愿想。"

"咱们等到你气消了的时候再说吧！"

"我没生气，相信我。不过，我正在准备另一个新的一页。"

阿莉娅特给他看了订婚戒指。马尔祖格讷讷道：

"真的？"

“我最近就要结婚了。”

一阵沉默。马尔祖格问：

“这是最后的决定？”

“当然。”

阿莉娅特站起身说：

“我该走了。”

阿莉娅特径自走了。她觉得，自己的心里非常满足，感觉到了解脱和胜利。成功的标志是，她并不觉得马尔祖格可恶，并不生他的气，也并不对他幸灾乐祸。她自忖：彻底了结了。多妙啊！

三十九

阿莉娅特正和哈米德坐在印度茶馆里，突然，莎美蕾·瓦吉迪出现了。她插到两人中间，靠着桌子边缘站着。阿莉娅特大惊失色。哈米德感到惊讶，两只眼睛在这两个人身上看来看去，什么也不明白。他想说些什么，可是莎美蕾却满嘴喷着酒气，抢先对阿莉娅特说：

"我很固执，你看见了。"

哈米德问：

"怎么回事？"

莎美蕾对他说：

"客气些，先请我坐下。"

哈米德发现，这个女人的态度对自己和阿莉娅特的安宁是个潜在的危险，便说道：

"可我还不认识你啊！"

莎美蕾坐下了，挑衅地说：

"瞧，我没经允许就坐下了。"

说完，放声大笑，在平静的气氛中令人生厌。于是，哈米德说：

"您这种行为不太得当吧……"

"可是，你的未婚妻认识我。我来这儿是为了告她的状的。"

哈米德看见阿莉娅特摇摇欲坠的样子，十分激动，说：

“我还是觉得你的行为不很得当。”

莎美蕾装作没听见他的抗议，说：

“告诉你吧，我曾经为你的这位姑娘做了一件无法用金钱估量的好事，却只从她那里得到了忘恩负义。”

阿莉娅特想打她一记耳光，可又怕事情变得更复杂。她胆怯了，甚至连话也说不出来。只听哈米德气愤地问：

“你想干什么？”

莎美蕾淫荡地挑逗道：

“我们先谈谈我为她做的那件事，我会让你来估个价的。”

阿莉娅特语不成声：

“罪犯，你是个罪犯！”

莎美蕾残忍地笑道：

“愿真主宽恕你。”

哈米德恼火了：

“对不起，我不能允许……”

莎美蕾不知廉耻地说：

“你想想，一个老百姓家庭出身的姑娘，一不留心，肚子里有了孩子。她……”

哈米德愤怒地打断了她：

“请你走开。”

莎美蕾继续说：

“你如何想象她的不幸？你如何评价那个帮她搞掉胎儿、使她恢复名誉的人的行为？”

哈米德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用手威胁地指着莎美

蕾，说：

“你最好走开。”

“你想威胁我？”

“对。”

莎美蕾挖苦地问阿莉娅特：

“你说呢？阿莉娅特。”

阿莉娅特没说话。愤怒和感情冲动使哈米德也说不出话来，脸由灰白转为铁青。

显然，他狂怒了。莎美蕾相信，自己已达到目的，并最好地完成了任务。她突然有点害怕，想站起来。可是，哈米德已经不再冲动，冷漠、刚毅、执拗地控制了自己的感情。他盯着莎美蕾，问：

“是你做的那件事？”

莎美蕾点头认可。哈米德又挑衅地问：

“是替阿莉娅特做的？”

莎美蕾又点了点头。哈米德已完全控制了自己，说：

“我谢谢你。你要什么价？”

莎美蕾注视着哈米德，看他认真或生气到什么地步。只听哈米德又问：

“你要什么？”

莎美蕾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哈米德又说：

“你好像什么都不要。既然这样，我希望你给我们走开，让我们接着谈话。”

莎美蕾不知所措地站起身来，气乎乎地走了。

阿莉娅特一只手支着脑袋，疲惫地闭上双眼，快要彻底崩溃了。

哈米德无声、伤感地看着她，体会到她心中的苦恼，便怜爱地向她凑近去，说：

“咱们去外面走走吧！”

阿莉娅特抬起头，绝望地说道：

“哈米德……”

哈米德温柔地打断了她的话：

“别说了。咱们需要新鲜空气！”

四十

夜深人静，侯斯尼坐在“快乐”咖啡馆里，一反往常，心中异常不安。他借烟解愁，接连吸了几口，使点烟的炭火烧了起来，烟丝也着了，发出呛人的味道。他一直在等待阿卜杜·白德兰大叔向自己诉告，宣布阿莉娅特的婚事又一次告吹。

阿卜杜靠着墙的贴板，站在那里吸烟。浑浊、呆滞的眼睛一动不动，好像快打瞌睡了。也许，他正在找机会倾吐苦衷。他一来诉苦，侯斯尼便会发现，自己将第一次被卷进一场悲剧。阿什马维靠墙角蹲着，不像往常那样唠唠叨叨了。他受了风寒，颇觉不适，看起来像个垂危的老人。侯斯尼竭力不去看阿卜杜大叔。阿卜杜大叔却闻到了燃着的烟草味，便向侯斯尼走来，问：

“要给您把烟弄湿些吗？”

侯斯尼注意到，他在摆弄自己的水烟筒时，有点神经质，便说：

“换一点吧！”

阿卜杜拿着烟筒去重新换上烟丝，然后带着新装的像块金子似的烟丝走了回来。说：

“马尔祖格、赛妮娅和易卜拉欣一块上这儿来了。”

侯斯尼觉得，事情有了好的转机，便一下子热情起来，说：

“马尔祖格还真有勇气！”

“他是来道歉的，也来为阿莉娅特的这次订婚表示祝贺。”

“君子既往不咎嘛！”

“他在运输公司找到活儿干了。他还要继续学习，拿学士学位哪！”

侯斯尼满意地说：

“能开始过新的生活真是件好事。”

“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哪天有机会出国去。”

“这年头真怪，出国变成一大时髦了。”

侯斯尼暗想：那么，阿莉娅特没事，莎美蕾的王牌没起作用。他感谢那些超越时代的新的观念。于是，他鼓起勇气，问：

“新娘子有什么消息？”

阿卜杜大叔答道：

“她未婚夫想尽快结婚。”

“再好不过了。”

阿卜杜大叔遗憾地说：

“我给她置办不了什么好东西。”

“这没关系。”

门口传来一阵响动，侯斯尼回头一看，只见莎美蕾·瓦吉迪像一尊雕塑似地站在那里。阿卜杜大叔也惊讶地望着她。阿什马维抬起头，眯着眼睛，惊得张大了嘴巴。侯斯尼的心一沉，头发都竖了起来，嘴里不自觉地喃喃道：

“不可思议！”

莎美蕾冷漠、威胁地看了侯斯尼一眼，然后挑衅地扭开

头，看着阿卜杜大叔，问：

"您是阿卜杜·白德兰大叔？"

老人不知如何是好，有礼貌地答应着朝莎美蕾走去。他被女人高雅尊贵的外表镇住了。问道：

"有什么事？"

莎美蕾朝咖啡馆最里面的一个角落走去，阿卜杜大叔立即跟上，大家的目光也都尾随到那里。侯斯尼担心地揣测着莎美蕾的来意。他惊恐地想起，这地方是自己说话时无意透露给她的啊！

这群人像是磨盘，自己却是这磨的轴心。自己一辈子对他们都怀着善意，可一个罪孽却在向他们逼近。用什么明智的办法加以抵御？进行干涉意味着自己的秘密将会败露，最终将毁掉他的安乐窝。但是，采取观望态度就能没有危险么？他觉得，自己不能无所作为，便张开口，警告说：

"这女人不是疯子，就是喝醉了。"

但是，谁也没听见他的话。他那话并没说出声来。他全身瘫软，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两个人，侧耳细听，然而，却什么也没听见。只见那女人在嘀咕什么，阿卜杜则在凝神细听。阿什马维也在看着、听着，却什么也弄不明白。侯斯尼·希贾兹坐的椅子晃动了，沉到了地底下。他的安乐窝已被地狱里的小鬼提起，在空中盘旋。他定睛看着阿卜杜·白德兰大叔的脸，只见他正在听莎美蕾说话，时而双唇翕动。他那迟钝的目光越来越暗，眉头蹙紧了，脸色阴沉。又见他脑袋向后一闪，仿佛挨了沉重的一拳。烟从他的手里掉了下来，眼中喷火，嘴里发出像动物被宰时临死的嘶叫。他像个醉汉似地摇晃着，猛然拉住莎美蕾，

双手使尽全力卡住了她的脖子。侯斯尼惊恐地叫道：

“别……”

他像疯了似地站了起来，膝盖被连接水烟筒的长长的皮管绊住了。于是，水烟筒掉在了地上。阿什马维站起来问：

“怎么回事？”

两人急忙朝阿卜杜跑去，侯斯尼哀求道：

“冷静点，阿卜杜大叔。”

可是，阿卜杜大叔却没松开他那钢铁般的手。终于，莎美蕾成了一具死尸……

四十一

“是你把这个女人掐死的？”

“是的。”

“你为什么要掐死她？”

“……”

“你为什么要掐死她？”

“……”

“你跟她有什么关系？”

“我不认识她。”

“你说你不认识她？”

“在这倒霉的时刻以前，我没见过她。”

“那你为什么要掐死她？”

“……”

“你无缘无故就把她掐死了？”

“……”

“她对你说了什么？”

“……”

“不说话意味着你想把自己的脖子送进绞索。”

“……”

阿卜杜·白德兰大叔还是一句话也不说。

通过阿什马维的证词，弄清楚莎美蕾是怎样突然出现

的，又怎样望着阿卜杜·白德兰大叔问："您是阿卜杜·白德兰大叔？"侯斯尼·希贾兹先生曾说了句："不可思议！"然后，那女人和阿卜杜大叔又是怎样走到那个最靠里的角落。他们的谈话一个字也没能听到，然后就发生了谁也没能制止的罪行。

"她是在招呼阿卜杜大叔还是在打听？"

"她看着阿卜杜大叔问：'您是阿卜杜·白德兰大叔？'"

"那么，她原先并不认识阿卜杜罗？"

"是的。真主明鉴。"

"你不知道那个女人是怎样找到阿卜杜大叔的？"

"不知道。"

"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人谈了些什么？"

"我一个字也没听见。"

"你这位朋友和女人的关系，你都知道哪些？"

"真主保佑。他可是个规规矩矩、可怜巴巴的好人。"

"他犯了罪，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他一生中连只鸡都没杀过。真主本是体察一切的。"

"侯斯尼·希贾兹先生为什么要说'不可思议！'？"

"不知道。不过，半夜以后一个漂亮的女人来到'快乐'咖啡馆本身就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也许，他以前认识那个女人？"

"他们俩一句话都没说。真主明鉴。"

关于这起案件，侯斯尼·希贾兹的证词没什么新内容。调查人问他：

"你为什么要说'不可思议！'？"

“她那个时候去‘快乐’咖啡馆是不可思议的。”

“你以前没见过她?”

“见过。只是一般的认识。她是一家商店的老板，就在我住的那条街上。”

“你是否可以跟我确切地说说你们俩相识的程度?”

“只不过是一般的认识。”

“可是，你们俩没说话，甚至连句招呼也没打啊!”

“我倒是想打招呼，但是她根本没睬我。”

“你看这事如何解释?”

“也许她正一心想着那件促使她去咖啡馆的事情。”

“她和阿卜杜大叔之间的事，你知道什么吗?”

“一点都不知道。”

“两人谈什么了?”

“我一个字也没听见。”

“你对这一罪行如何看?”

“令人疑惑不解。我没什么看法。”

“被害人的事情你都知道哪些?”

“我不知道她的隐私。”

“你对被告保持沉默如何看?”

“这是个谜。我解释不了。”

四十二

警察都是魔鬼。他们控制着人间的地狱，往那些苍白的脸上喷火。敲门时，他们的手像情人般温柔，门一开便将像一股股旋风，闯进家中。侯斯尼将站在他们中间，尊严丧失殆尽，心里恐惧万分，确信人生到头来只是一场梦，一场空。警察将敲凿墙壁，掀掉垫子，打开口袋，翻箱倒柜。欢乐和梦幻将全都消失。他将被警察带走，再也不能自由行动，再也不能四处观望，再也不会有明天。耳边将只听见瓮声瓮气地咒骂。要是他还有力气说话，他将会用垂死的声音不断说道："我完了！"

……

"你叫什么名字？"

"侯斯尼·希贾兹。"

"年龄？"

"五十岁。"

"职业？"

"电影摄影师。"

"你承认这些片子是你的？"

"是的。"

"你给几十个未成年的姑娘放过这些片子？"

"是的。"

“你和她们发生性关系?”

“是的。”

“你还坚持自己和莎美蕾·瓦吉迪只是一般关系吗?”

“不。我承认，她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是她把一些姑娘带到你这儿来看性电影的?”

“是的。”

“你和被告阿卜杜·自德兰的女儿阿莉娅特有什么关系?”

“她是我的朋友。”

“她难道不曾做过你的情妇?”

“做过。”

“帮她打胎的事，你承认吗?”

“承认。”

“怎么打的?”

“我求莎美蕾·瓦吉迪帮的忙。”

“莎美蕾·瓦吉迪跟你说过她迷上阿莉娅特了?”

“是的。”

“她曾求你帮她实现这个罪恶的愿望?”

“是的。不过，我试过不让她去找阿莉娅特的麻烦。”

“是你告诉她阿卜杜·白德兰大叔的地方的?”

“她跟我打听阿莉娅特的工作单位，我跟她说，我不太清楚，只知道她是社会事务部的一名职员。我还告诉她。阿莉娅特最近和我没来往了，只有去‘快乐’咖啡馆时才能偶尔听说她的情况。她父亲就在那里当服务员。我没想到她竟会出人意外地去那里，弄得她也死了。”

“她为什么要去那里?”

“由于阿莉娅特不顺从她罪恶的欲望，她就想报复。一次，阿莉娅特正和她的未婚夫呆在一起，莎美蕾当面把堕胎的事告诉了她的未婚夫。这个方法失败后，莎美蕾由于没达到目的，就去把阿莉娅特的事告诉她父亲，结果被他杀了。”

“你认为，这就是阿卜杜大叔犯罪的真正动机？”

“我看没别的动机了。”

“你还有别的话要说吗？”

“没了。”

……

清晨，侯斯尼·希贾兹驱车来到城郊。他的神经非常紧张，无法入睡。刚才那一连串想象中的阴影一直追逐着他。关于莎美蕾·瓦吉迪的调查就要开始，一个充满疯狂和怪异的世界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对这种事，他是行家，一切都会很快搞清楚的。将会调查几十个未成年的姑娘和女青年。强烈的飓风即将袭击他那幸福、舒适的安乐窝，并给它捆上铁索。莎美蕾·瓦吉迪家中都有哪些照片、电话号码和人名单呢？她会不会把她的种种风流韵事写在记事簿上？他是否还会受到传审？会去坐牢吗？要不要一死了之？还有出路吗？

四十三

阿莉娅特和哈米德在那家印度茶馆见面了。阿莉娅特神情沮丧、两眼通红。哈米德借助自己的勇气来应付这个局面，然而，内心却充满了莫名的恐惧。阿莉娅特讷讷道：

“我爸……我爸……应该救救他。”

“正该如此，可是，怎么救呢？”

阿莉娅特决意道：

“不惜任何代价。”

“能做的我们要做，不能做的我们也要做。”

“咱们是知道内情的。”

“是的，你爸爸一直不肯说，就是为了保护你的名声。”

阿莉娅特不让自己大声哭出来，说：

“我不会扔下他不管的。”

“我们不能让他受不该受的可怕的惩罚。”

阿莉娅特用模糊的泪眼看着哈米德，说：

“这就是说，我们要用我们知道的去作证。”

“没有别的办法了。”

“可是，他们会相信我们吗？”

“我看，咱们还是把这个案子托付给哈桑·哈木德先生。作证前先跟他谈谈。”

“好吧。”

“前面的路就很明显了。”

阿莉娅特咬住双唇，讷讷道：

“大家都将知道这个秘密的。”

“是的。”

“会有麻烦和困难的。”

哈米德同情地说：

“也许吧。”

“我为救我爸爸牺牲名誉，可是还得把你拉上……”

哈米德不满地说：

“我不同意你这么想。”

“其实，我不想让你做你办不到的事。”

面对这个预料中的结果，哈米德的心揪了一下，但他还是说道：

“这是我的事。”

阿莉娅特垂下头，说：

“你没有义务……”

哈米德坚决地打断了她的话：

“阿莉娅特！胡说什么！”

他集中毅力，不让自己有丝毫犹豫，心却已坠入深渊。他嘲笑并鄙视自己的胆怯，毅然下了决心，说：

“我不会丢开你的。”

四十四

这屋子，第一次充满了愁苦的气氛。侯斯尼·希贾兹和阿莉娅特挨得很近地对坐着，面面相望。目光冷漠，毫无生气，就像书架上那几座神像和动物的眼神一样。侯斯尼先生第一次打不起精神来吹嘘和表示关怀。莫名的愁绪折磨着他，这愁绪来自冥世，笼罩着这间屋子。他只是对阿莉娅特说：

“我到处打听你。”

阿莉娅特呆呆地说：

“我到底还是来了。”

这回答直刺进侯斯尼的心中。他不安地说：

“我总是愿为你效劳的。”

“有人劝我委托哈桑·哈木德先生做辩护律师。”

侯斯尼用两个手指捏着鼻子，沉思着，只是说：

“他是刑事案件的专家。”

阿莉娅特稍稍压低了声音，说：

“听说他的酬金高得吓人。”

侯斯尼放心地舒了口气：

“需要多少，你都会有的。”

“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侯斯尼拿起她的手握在自己的双手里，问：

“阿莉娅特，我不是你的好朋友么？”

阿莉娅特点点头，泪水从眼中落下，滴在她的膝盖上。

侯斯尼说：

“我对你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不管是在律师面前还是在传审中，都不要提起我的名字。”

阿莉娅特擦干眼泪，说：

“我想，这没什么吧？”

侯斯尼的心里充满了希望的喜悦，说：

“对啊！提我的名字没什么用，却反会损害我，这你知道。”

“我不会做损害你的事情的。”

“谢谢。你可以说：你是在莎美蕾的商店里认识她的，她想和你发生不正常的关系，你拒绝了，然后她就想报复等等。”

“这基本是事实。”

侯斯尼吻了吻她的手，说：

“托靠真主吧！钱的事你别担心。”

阿莉娅特走后，侯斯尼一时觉得，心中的愁云已经消散，涌现出一股欢乐的生气。

我的确得救了么？假如我这回能得救，以后就再也不会有祸了。可是，刚高兴了一会儿，又立即消沉了。他又陷入沉思，理智又得出了令人痛苦的结论。阿莉娅特的允诺有什么用？她如何能躲得过一次次的盘问？自己是这些事件的核心人物，没有像自己这样的目击者出来作证，阿莉娅特的证词又有什么用？另外，眼下正到处在进行调查，调查活动进

行得像饿狼般活跃。不，不，太不安全了！应该尽快逃跑。以前，曾约定要拍摄一部黎巴嫩影片。自己的名字在调查中被提及之前，应马上就逃。他将永远定居在黎巴嫩，这国家已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

"再见吧，埃及！"

四十五

太突然了！生活中真的会发生这些事？他真的会被人邀请去替杀死莎美蕾·瓦吉迪的凶手辩护？哈桑律师的目光在阿莉娅特和哈米德之间转来转去，冷漠地掩饰着自己的激动，说：

"我已经看到了报纸上登出的这件案子，对被告为什么保持沉默也考虑了很久。"

哈米德说：

"我们知道事情的全部秘密。"

律师先生忙说：

"对不起，先不用说，我还没接这个案子呢。"

阿莉娅特说：

"可是，您肯定会接的，是吗？"

啊！莎美蕾·瓦吉迪。那个人为什么要杀死她？是为了一件丑闻，这是毫无疑问的。替这个人辩护需要把那姑娘的往事挖出来，并揭开她的隐私，使她臭名远扬。自己能干这种事吗？在这种情况下，说不定有谁会泄露自己隐藏的秘密，揭发自己在那位姑娘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吧？他不再迟疑了，回答道：

"对不起，小姐。我一点时间都没有。"

阿莉娅特喊了起来：

"可是，您不会扔下我们不管吧？"

"不管也是为了你们好。我将把这件事托付给一个有名的同事，他的才能谁都是没有二话的。"

"可我们是来托您的啊！"

哈桑先生彬彬有礼地结束谈话：

"我这完全是为你们好！"

阿莉娅特还想说什么，哈米德却凑过去说：

"我们应该相信他，感谢他。这只不过是前进中的挫折。不过，路已经按我们希望的那样铺平了。"

只剩下哈桑·哈木德一人的时候，他撕下了掩盖着自己的平静的面纱。他倒在椅子里，失神的两眼看着白色的天花板。莫名的恐惧像跳动的魔影浮现在他的面前，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袭来，觉得自己正在被人追捕。他从椅子里跳起来，似乎觉得这是自寻烦恼。他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为了驱走这些魔影，大声道：

"这纯粹是幻觉。往事已经死了，死了的东西是不会复生的。"

他讨厌孤独，便离开了书房，驾着汽车毫无目的地开了一阵子。随后，又想去看望萨福特·马尔坚。他在没跟他约好的情况下驱车前往艾哈迈德·绍基大街。见萨福特正在阳台上和一个自己以前没见过的陌生人谈话，便想离开。但是，萨福特请他坐下。他一边坐下，一边心里嘀咕：何时才说说自己的心事，把自己的不安告诉这位朋友呢？萨福特站起来给两个人作介绍。他指着陌生人说：

"艾布·纳斯尔。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人士。"

哈桑·哈木德心里狠狠地咒骂着。出于礼貌，又不能

走，便不情愿地留了下来，心里却气乎乎的。萨福特对他说：

“你当然已经听说了，我们接受了美国的建议。”

哈桑·哈木德没精打采地说：

“听说了。”

“我们刚才正讨论这事儿呢！”

哈桑·哈木德不以为然地说：

“对不起，我想喝一杯，因为我太累了。”

艾布·纳斯尔继续着由于哈桑·哈木德来到而被打断了的那场谈话：

“问题还有另一面。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并不仅仅关系到这一代人。为了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利益，在某个时期，出于某种我们无能为力的必要性，可以牺牲一些英勇的阿拉伯人。但是，最后的结局仍将是一个莫测的玄秘。不过，结局的确定，将取决于人民的意志。我们要么毫无遗憾地死去，要么赢得应该属于我们的美好生活……”

话语如潮，滔滔不绝……

哈桑·哈木德紧闭双眼，神经紧张地聆听着，他手中的杯子，已经喝干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雨中情
作者＝蒋和平译
页数＝１７４
ＳＳ号＝１０５０６７９８
出版日期＝１９９１年０８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